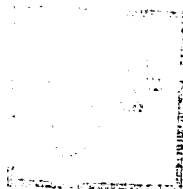


N.:

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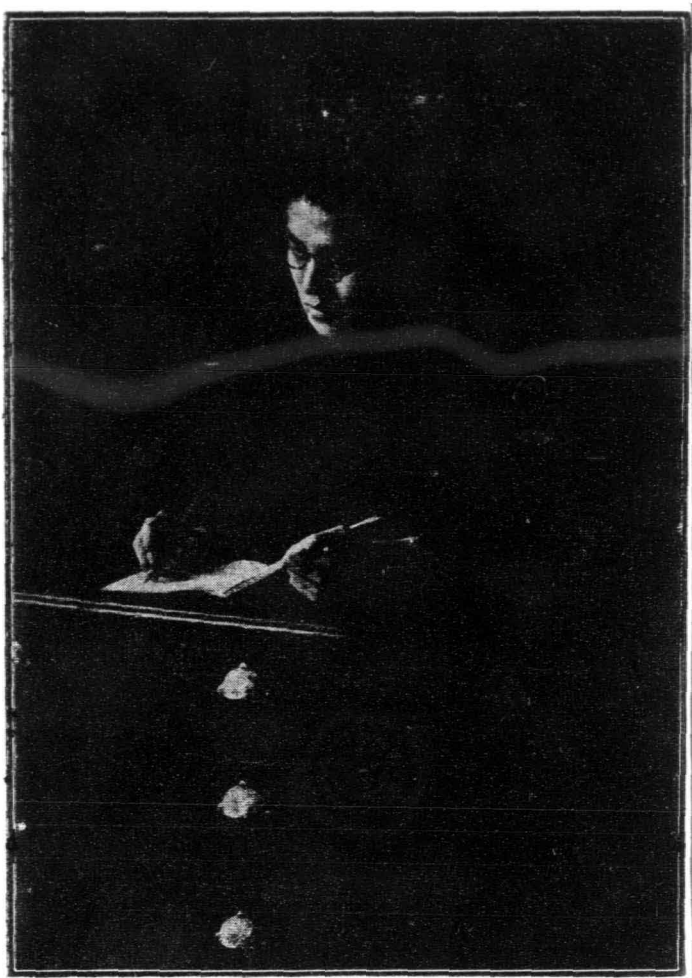
繳

熱河從軍紀實



胡適題





影 小 者 作

28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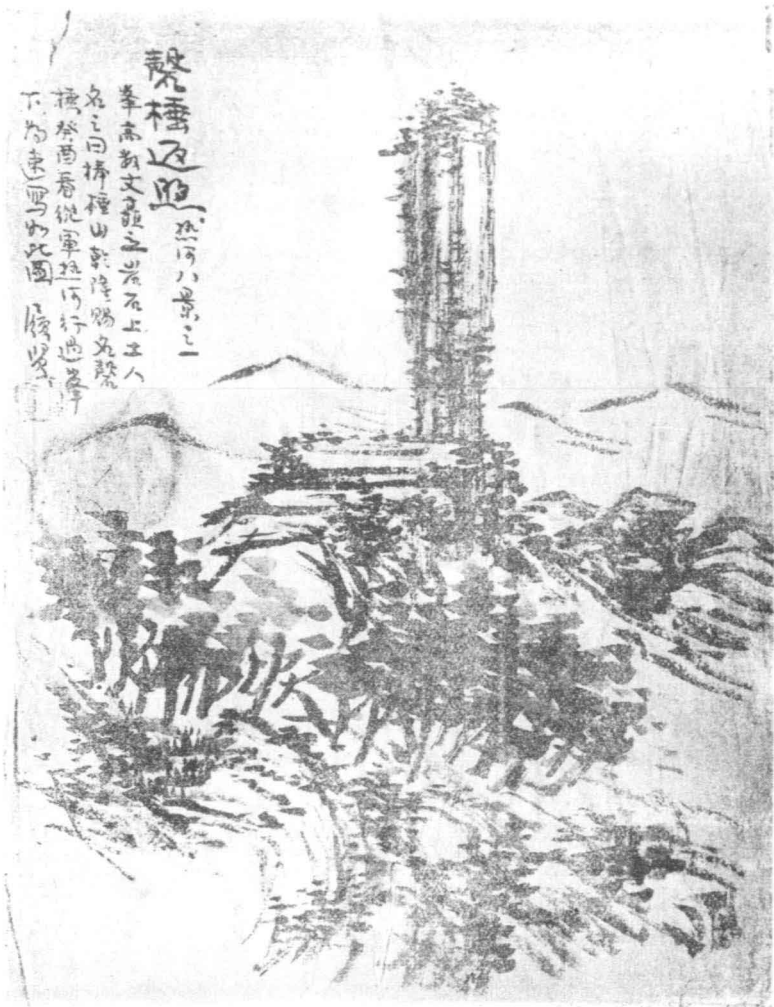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二年，在赤峰戰役
負傷歸來，留影於北平。

魏橋之照

然河八景之一

奉高新文龍之岩石上工人
名之曰構種山影障賜名魏
橋於西看從軍然河行過橋
下為東(西)水此圖(景)以



義勇軍 貴國 時



民國二十二年，在赤峰戰役
負傷歸來，留影於北平。

義勇軍平清江

官林救國軍第三路軍之勝三九團中校四附鄭廣福等
在人悅馬配中於大道之邊飲我師的恭謀之通報。

原見係

用鉛筆

如寫回

影印不

清由作

者依原

字用墨

筆寫稿

通稿

張傳可日八花本(中)包下午五時四十分之...

原中印務

黃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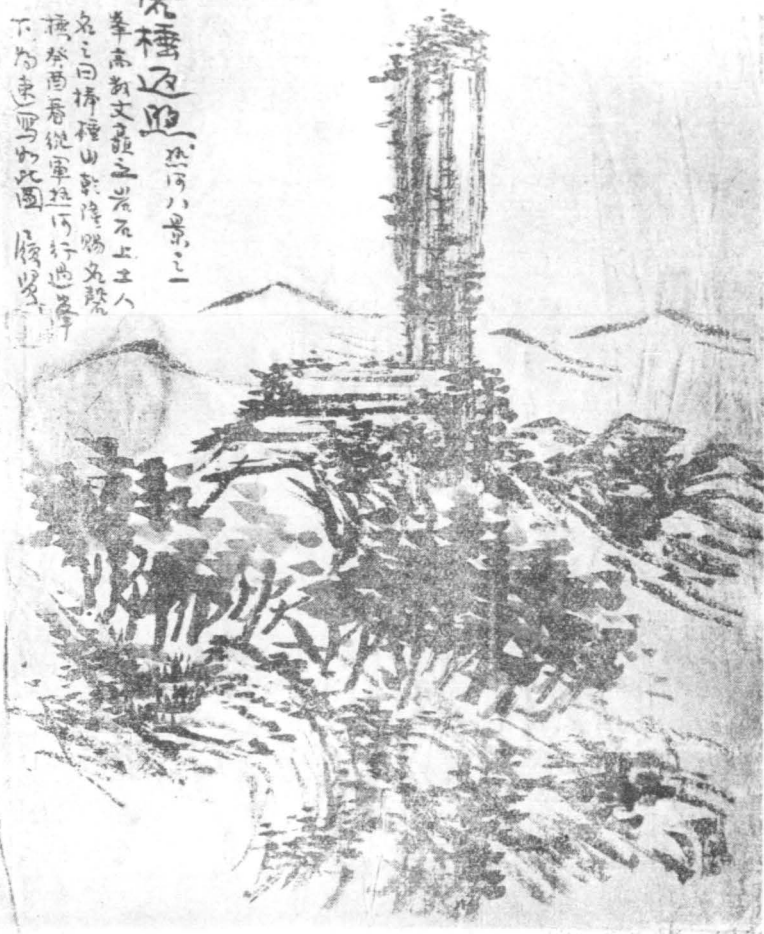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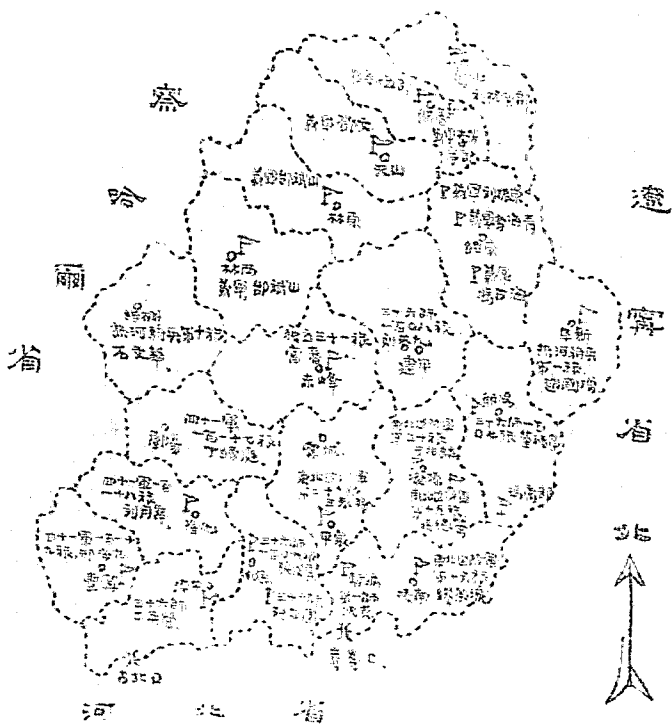
此為作戰期間惟一之敵情報告。鳳毛麟角。足
珍貴。凡紙隻字。觀之令人神傷。廢謄焉得記。

魏樓返照
 然何八景之一
 奉高對文之巖石上土人
 名之曰拈種山乾隆賜名魏
 樓祭田看從軍柱石行地
 下為東河此圖
 後明



遼寧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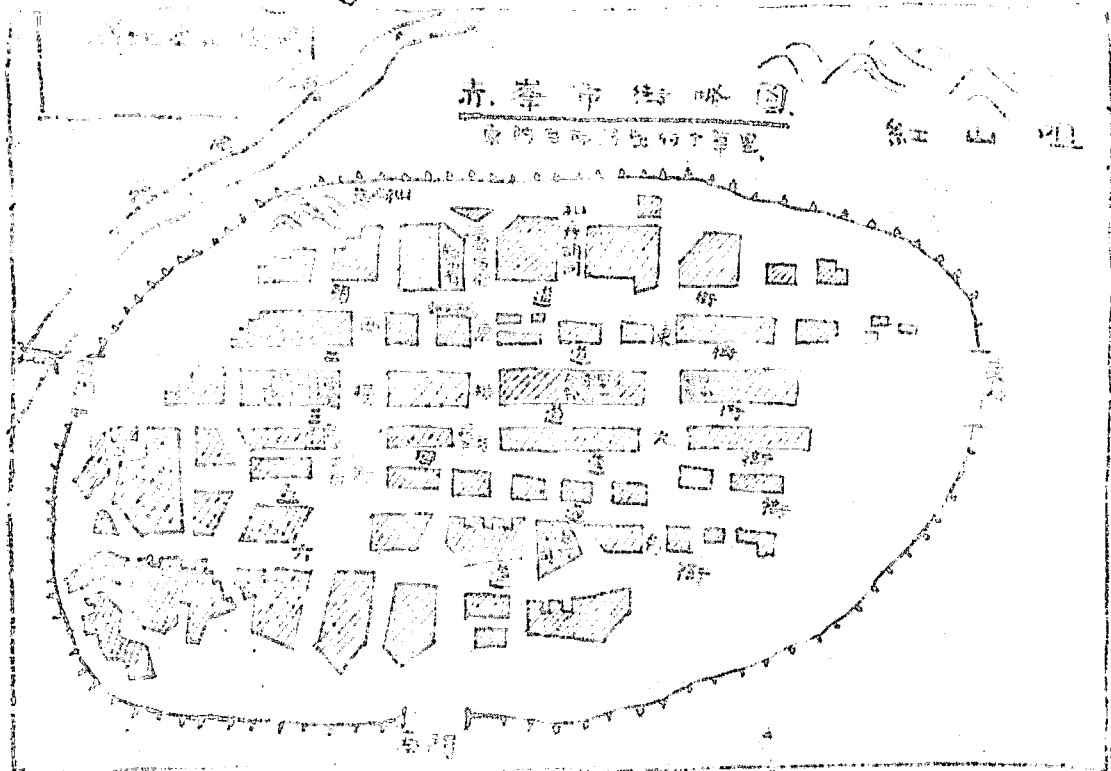
廣東省各縣圖



赤塔市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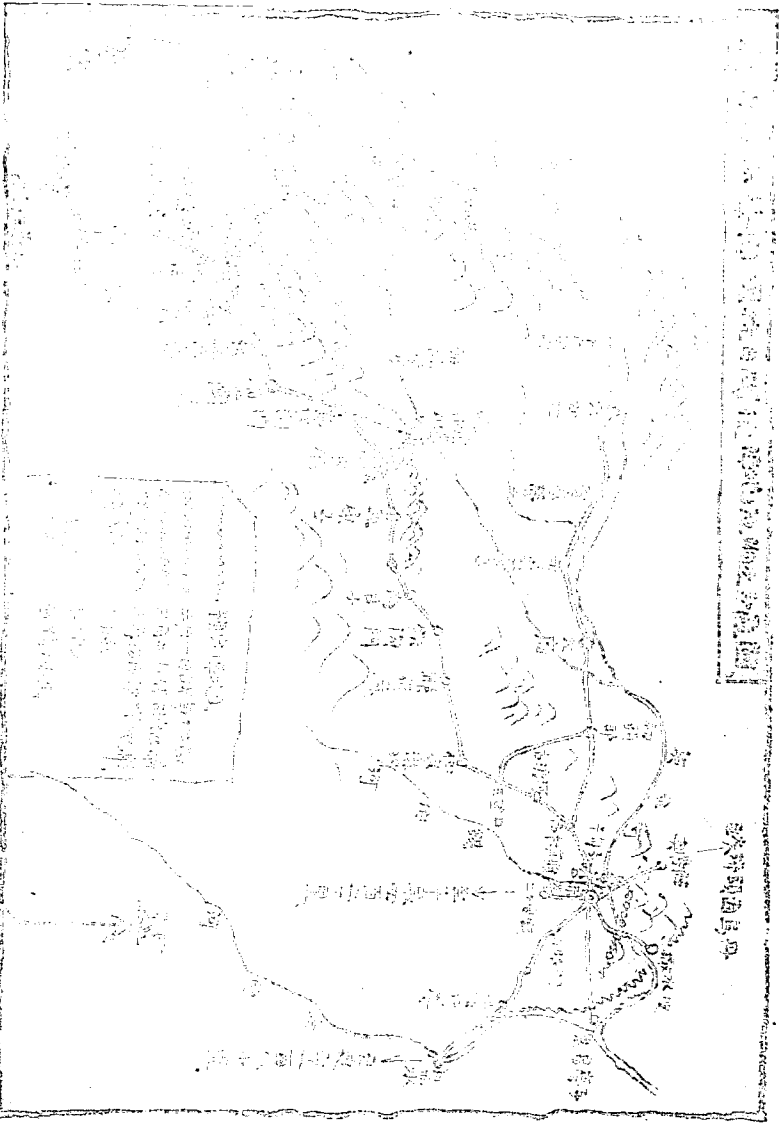
蘇聯赤塔市的街圖

紅山



臺灣省各縣行政區域圖

臺灣省各縣行政區域圖



熱河從軍紀實目錄

前言

- 一、初上征途
- 二、在北平
- 三、平熱道上，
- 四、平熱道上的見聞
- 五、紀先生的冷面和熱腸
- 六、陷在深谷裏的承德，
- 七、避暑山莊及其他
- 八、對付英雄們的法寶——哭鬧

目錄

目 錄

九、熱河軍隊的特殊生活

十、熱河的禁烟事業，

十一、一位科長的薪水

十二、六十年來唯一的盛會

十三、十五萬大軍

十四、作戰地帶和戰時編制，

十五、大帥的英姿

十六、急於打仗的軍長

十七、從承德到隆化，

十八、不吉之兆

十九、張四皇帝——碑亭子神話中的創業英雄

- 二十、赤峯市——東蒙唯一的大商場，
二十一、突如其來的敵騎
二十二、把我們的軍事賤結結看
二十三、一晝夜的戰鬥經過
二十四、從『死』裏跑回來，
二十五、初頭郎到錐子山
二十六、錐子山和半截塔
二十七、荒野中的一夜
二十八、察東一瞥
二十九、熱河的蒙旗

後語

目錄

目
録

四

前言

民國二十二年春，日本人本其暴露於「九一八」一役之侵略政策，繼續攻我熱河省。我朝野方聚精奮神求伸公理於國際聯盟，而日兵已集於遼熱界上。北票朝陽既下，開魯阜新動搖，赤峯凌南一綫，守兵未及列陣，敵已長驅直入，十五萬大軍，不戰而潰，數十萬方里山河，匝旬悉陷。脫非一二部隊支撐於熱西冀北者，則長城黃河間或亦不免淪喪，天下痛心事，殆無逾乎此者！余躬與赤峯之役，負創以歸，此恥此生不敢忘，作從軍紀實以誌之，兼以戰爭前後經過事實告國人，俾國人盡知致敗之因，庶知所警惕，以圖將來，則又作者區區之願也。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日承德陷後七閱月，張履賢，記於青島。

熱河從軍紀實



熱河從軍紀實

一，初上征途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是舊歷癸酉年的元旦。那時我正寄居在太行山背脊下的晉城縣。這一夜兵兵不斷的爆竹聲，和熊熊直上的燎柴火燄，以及來來往往拜年辭歲的人們；把一個冷靜寂寞的山城，弄得熱鬧喧騰起來了。這是民衆們熱情的鼓盪，鼓盪着過新年。也可以說只是新年的熱情鼓盪！雖然遼甯吉林黑龍江三省，是被外國人的武力佔據着，那不過是喪失國土，和過新年沒有直接關係！喪失國土碍不着老百姓過年，猶之乎喪失國土碍不着軍閥們內戰一樣。晉城是這樣熱鬧着過年，想來全國的通都大邑大村小鎮，也都一樣在歡欣鼓舞着。甚至於遼吉黑的同胞們也決不向隅，去爲喪家亡國的事忽略了新年的娛樂。也許有人因爲新國的新年，更加倍的慶祝



呢！

這時和我同營的軍人，有兩萬多人在幾天以前出發了。出發以前，規定他們從晉越過太行山到清化。再經過道清平漢兩條鐵路，到北平附近；然後聽命令往熱河去。在這新年的夜裏，這兩萬多遠戍的軍人，正在分頭前進。按行程計算，他們有的正在山谷裏跋涉着；有的正在野地裏露宿着；也有的正在露天火車裏偎倚着。不能在今夜痛痛快快地過年的人們，大約只有這兩萬多苦同胞！也許還有，那除了災民和乞丐以外，至少也是和這兩萬多人地位相似，任務相同的人們。我雖然和這兩萬多人地位相似，任務相同，但我們幾個在行營裏辦事的人，因為要隨同軍長從石家莊一路走，事實上可以晚走幾天，所以仍舊可以追隨着國人的熱情，在晉越度過這國難嚴重中的舊新年，我不但感不到新年的樂趣，而且覺得格外不痛快。這並不是愛國愛民的情緒，多半是看到妻室僕從們在新年夜裏，整理行裝那種不自然的形象，發顯了酸楚的情

感。習慣和環境實在是可以改變性情的！

二十七日上午一點鐘，是我們預定的出發時間。這正是一個月黑天高的冬夜。在呼呼的狂風裏，一輛一輛的汽車，都叫着喇叭開到軍長辦公廳的門外。同行的人們也都到辦公廳裏集合了。軍長對留守的人們安排好了一切事情以後，便披上大衣出門坐上車去。隨行的幾十位同事，便一窩蜂似地擠出大門，在黑暗中分頭往各汽車上攀登。小小一條街道登時紊亂嘈雜起來。起初有人嫌坐位不好，後來便有人喊着找不到坐位。終於每一輛車裏，擠上十七八個人，在黑暗中響着喇叭開出城外，向茫茫的前途中掙扎着邁進。

在高原的曠野裏，風聲號得格外響。汽車的抗進，更加重了風的寒威。把皮衣毛毯都纏裹到身上，還覺得像一陣陣往身上澆冷水那樣冷，放在車底板上的兩隻腳，凍得好像要掉下來，不久兩腳失去知覺，也就和掉下來一樣。這時同車的人，都把頭面

深藏在衣領裏，抬也不敢抬地蜷伏着。在透着幾點寒星黑越越的天幕下，只有呼呼的風聲，伴着隆隆的機輪，加上倉郎郎的車窗玻璃振動聲，配上人們要睡不睡的啞啞呼吸聲，時間長了，也像有了相當的節奏，成爲一種長途汽車上的交響樂。你在百無聊賴的旅途中，這未始不是一種消遣的好材料。只要你的精神能放得進去，引起其鳴，自然感到趣味。這究竟是苦中遣悶，也就得隨遇而安了。有時蜷曲得疲乏極了，也感到這種音樂的單調；便希望車子發生一點毛病，好趁修理的當兒，跑下車去活動活動。不過汽車的壞不壞，不以乘客的意志而轉移。這種非非之想，倒也可以激動心情來減少疲勞。

約摸四點多鐘的時候，覺得格外冷了一陣；風便漸漸的軟弱下去，天空也從黑變灰從灰變白的亮了起來。這時快要到潞安府了。照例汽車走到潞安，是要添油添水的。所以車裏的人，都不約而同的，擦去玻璃上的冰花，向外張看。嗚的一聲汽車停了

下來，車裏的人，便像工廠裏下工的工人一般，從車門噴了出來；又不約而同的擠到車站上的幾個小舖裏去。由屋子裏的熱氣引導着，藏在皮下的體溫，也會重新竄出來。這一點兒的快感，真是有些說不出來的美；尤其是在喝下一碗白開水之後。嘗到一些苦處之後，任什麼環境，都能變成甜蜜的。所以有錢的人們可以拿錢去造好一點的環境，尋找快樂。我們沒有錢的人，也可以從當前的環境裏，退一步到較苦的環境裏去活動活動，等你從苦境裏回到原有的地位，自然就感到無上的安適。這種精神買來的快樂，又萬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

沁縣是白晉路的中心點。十點多鐘的時候，我們趕到這裏。在沁縣吃過飯，又重新往前走。下午九點多鐘才到太原。沿路壞車，總可以耽誤兩三點鐘。因此在太陽落下以後，我們在冷之外，又加了一些餓。那時的光景，實在有些飢寒交迫的滋味。本來是爲飢寒交迫才從軍，從軍仍然免不了飢寒交迫。這種循環無端的失意和絕望，已

竟充滿了中國社會的全部了。比起穿着兩層薄棉衣，坐在廠棚車裏嚼着冷而硬的黑饅頭的官兵們，我們却還是天堂上的人呢！

二，在北平

北平是有幾百年歷史的老城。牠這幾百年的老資格，確實把中國國民性盡量地吸收過而又充分的表現出來。像那些「不緊不慢」，「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和「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一切超然物外的特殊精神，永遠可以在北平看出來。雖然日本人正在盤踞着東三省，預備着侵佔熱河；而北平的昇平歌舞，依舊急管繁絃地在表演着。雖然住在北平的軍事當局，在調兵遣將，預備和侵略無厭的強鄰比試比試；也不能引起北平市民們的注意。在戒嚴的時期裏，緊要路口夜裏不准通行，那也阻止不了聽戲逛班子的人們的雅興。甯肯多繞幾條荒僻小巷，總要達到目的。駐在交民巷的日本兵，打野操，常打到王府井大街。這正給我們同胞們一個觀光的機會，誰也不覺得這種舉動是人家有意示威，而給我們一種侮辱的。說他們是「麻木不仁」罷，却又有些人到處狂喊着勸捐助戰；說他們是「聽天由命」罷，却

又能被一聲人力車皮帶爆裂的聲音，嚇得滿城亂竄。我在北平住了九天，實在把我弄得莫明其妙。我只可以說，北平是帶着些神祕色彩的！

我們把東三省送給日本人，日本人不知足，還要再佔熱河！這未免太有點使人面子上下不去。這不能不準備着幹一仗，好爭爭臉。但凡面子上不十分難看，誰肯揭破臉動手呢！我們記得十九年的內國大戰，長江黃河兩流域的軍隊，幾乎全數出動了。飛機坦克車，也在戰場上顯揚過牠們的威力。瘦死的駱駝比馬壯，我們真把十九年的戰鬥力擺出來，以逸待勞的和遠征的日本軍決鬥，也許把東三省奪回來。不過我們的預期，總和事實不同，雖然中國的陸軍最多，中國的地盤也很大。在每一個省區裏，負担着保衛地方治安之責的軍隊，是不能調出來參加國際戰爭的。至於不久才和反動份子打過仗的軍隊，尤其要休息休息，更不能列入。戰區是預定在熱河，那末距離較遠的軍隊，想參加也不可能了。從這幾種情形來推想，就可以知道那一種軍隊是能

調來抗日的。除去熱河軍隊，是身臨其境，應當別論。其餘調來抗日的軍隊，都是寄居在有人防守的省區裏，而沒有保衛地方的專責的。這些個舅舅不親，姥姥不愛，無家可歸，無依無靠的軍人。更樂得死裏求生，也替民族吐口氣。舊劇「汾河灣」裏，薛仁貴說：「每日裏箝中苦難盡，因此上立志去投軍。」大英雄們的事業開始，正不必含着多少理論和計劃。隨着大溜滾，運氣好，自然滾到前頭去。

在華北總動員的期間，北平成了戰事策動的中樞。在戰事開始之前，一切政治，經濟外交交通，照例都應當有個總動員的準備。不過在我們這破大門的窮國裏，這些事是一件也談不到。往最簡單處說。也似乎應當把打人的彈藥，吃的糧食，穿的衣服，在可能範圍裏，作一個最低的準備。但是這一切那一件不用錢能辦得到，因此也就根本不談。平時是怎樣，現在還是怎樣。國家窮，誰有什麼辦法呢！頂可憐的，是我們三萬人裏，有八千人要接八折額給養費。從前常說枵腹從公，現在要緊着褲腰

帶拚命了。我們在北平九天，——軍隊駐在昌平一帶，——只有從保定一帶撥給的三百輛農用大車，是這次遠征中領到的惟一軍用品。其餘一切都和平時一樣，此外還有民衆後援會捐贈的一萬件皮背心。

在北平等候了一個多星期，抗日軍隊的統屬還沒有規定。本來在許多將星裏，誰們的感情好，誰們的感情壞，誰和誰的脾味相投，誰和誰的意見歧異，……在統率和結合上，都有關係，在分配上不能不加以相當的考慮。我們終於等得不耐煩。問明了目的地，就開始移動了。拿眼前的事實，來觀察國人莫明其妙的神祕性，可以知道三十三年前的義和拳，也是一件很鄭重的事件。因為那也是胡里胡塗發動的。

這時在北平市上最重要的事，不是備戰，是遷移故宮的古董。搬取古董的時間是在深夜裏。每一條大街都要斷絕行人，用武裝警察把守着。裝車的時候，車站上也是如臨大敵的警戒着。火車上也有特爲保護古董的大兵們押運着。又因爲山東的臨城，曾

經發生過劫車案，所以古董車又躲開山東，從平漢隴海兩路繞過去。國內多修幾條鐵路，有時真能感到特殊的方便。北平市民雖然苦喊了幾天，想把這久居北平的古董留下。任你喊啞了嗓子，那些大大小小的寶貝們，是絲毫沒有聽見，也只表現了北平人也一樣是愛寶不愛土罷了。

三，平熱道上

二月九日的上午四點鐘，我們行營辦事人員，分坐着四輛載重汽車，離開這古老神祕的北平，往新的環境裏衝進。早晨七點鐘，在密雲縣城外，停了一刻，順義縣是在夜色沈沈中走過了。在密雲城外幾十家店舖裏，已經駐滿了軍隊。街上來往不斷的，也只有才起牀的大兵們。他們歪戴着皮帽子，斜披着棉大衣，兩隻袖管在身旁游蕩着，十足表現着一種鬆懈而不緊張的形態。我們在這里喝了一些開水，又重新走下去。

走過密雲以後，我所坐的一輛汽車，常常發生毛病，不久便和前面三輛車失掉聯絡。十點多鐘才過石匣鎮，下午兩點才到古北口。把時間都耗廢在野地裏。簡直要把人急死。古北口到北平全路長二百多里，順着燕山西山兩脈間的潮河屈折着前進，路甚雖然高峻，却沒有很陡的坡陀。不過路面不修，有些坎坷不平。這條路貫聯着冀熱

兩省，在軍事上，商業上，政治上，都有很重要的關係。從前一度提議要修成鐵路，也不過是一種空談，就是現行的汽車道，也不過依着大道走，並沒有加以修築。

古北口緊扼着兩個山嶺最逼近的地方。從南天門到北口有二十里遠。南天門和北口都是口門最窄的地方。道路和河流，都依着山腳盤旋。處處有一夫當關之險，處處有峯迴路轉之妙。長城依着嶺脊，蜿蜒曲折的佈置着。形成一片最好的壁壘。這種險要的所在，只要有幾挺高速機關槍扼守着，任什麼強大的步兵，是不容易通過的。在南天門裏邊十幾里的山凹道旁，有二里多長一個市鎮，那便是古北口鎮。鎮上除了糧雜貨舖和糧棧之外，只有客店生意最多，並沒有很大的買賣。我們在一家汽車棧裏休息了一刻兒，知道前邊三輛車，在此地等了許久，在一點鐘以前才走過去。

在北口道旁有幾座小房子，大概是收稅的卡子。大道上有兩道木欄杆可以開閉。有四五個兵，站在欄杆旁邊，車子走過來，他們老早把欄杆攔住去路，讓車子停下來

，受他們的檢查。熱河每年幾千萬兩鴉片烟土，多半從此地運進內地。在這裏把守關口的人們，是要有些來歷的人，才能謀到這個差使。看他們的神氣，也真有些像「四郎探母」戲文裏把守雁門關的二國舅。我們雖沒有「金批箭」，却因為是軍用車，也就沒受麻煩混出關去。

進了熱河境，便進了山窩。四面都是綿互的山巒，總也望不着出路。車子有時是順着河灘掙扎，有時是跨着山嶺攀登。在河灘裏，時刻要陷到沙窩裏；爬山的時候，又要下車步行，好減輕車子的重量，免得從半坡裏滾下來。這種壞路跑破車的危險，也和盲人騎瞎馬差不多。這樣顛顛簸簸上上下下，受了四小時的苦刑，不過走出七八十里路。走過三間房不遠，到了惟一大山嶺青石梁下面。車夫死也不肯再走。我們看着當前壁立的陡坡，也有些害怕，不得不附和着車夫的意見，停在梁下，找到一個三家村宿下。這時萬山環繞着的深谷上空，正孤懸着一輪圓月。在萬籟俱寂的山村裏，靜

對着高潔的月輪，使我忘懷了一切，也忘了一日的勞乏。

車夫們忙亂了多半夜，才把車子修好。天才黎明，我們便登車前行。走出幾里路，就到了青石梁的下坡。山的坡度，和地平線所成的角度，總在四十五度以上；並且沿路露着石骨，崎嶇不平。漫說破汽車，就是新汽車，也不容易行走。中國事業向來沒有統計，類似這種道路上，汽車的損壞價值，總在修路費用以上；甯肯任其壞車，也不肯修路；在官府是事不關己，車行也更不加聞問，這就是我們民族中的神祕性。我們十幾個人推挽着，車夫才一鼓作氣地開到嶺上。嶺上路旁有一座關夫子廟，車夫把車停下，便冒着滿頭熱汗，跑到廟裏磕下三個響頭。走出廟門，他又發誓不再作這條路上的買賣。可見他在上嶺這一段短路上，是怎樣的担心和冒險了。從此以後，路便平坦了一點，每十里有一個木椿標着里程和起止的地名，以及縣長和區長的名字。中國人多半願意垂名久遠，却總不肯努力作些垂名久遠的事業。從路標上廣告上求姓

名的流傳，也就可憐到極處了。過去青石梁，馬圈子，長山峪，灤平縣，渡過灤河，上午十點鐘就到了承德。這一段較好的路，據說夏天多雨的時候，常常一兩個月不能通車。雖然可以用渡船把汽車載過灤河，但是泥溜滑滯，總是充滿着危險性。在這種走路駝的古道上跑汽車，正是把幾百年時間進化的痕跡，展覽在幾百里的空間平面上。可見舊有的基業不整理、任什麼新文明，也不能吸收着。

在承德的極西端，也有木欄杆攔着路口。有憲兵在這裏檢查行人，兼帶着收稅，驗車證。平熱道上惟一的買賣，是販運鴉片烟。近來因為烟土運送業，都被有力的少爺們壟斷了，所有營業汽車，都自動停業。間或開行一次，便要臨時繳納捐款。承德到古北口一段，每次每車要繳捐二十元，路長才不過二百多里。此項捐款，由建設廳征收，大概總是為建設道路用的。那末早晚這條路是可以變成坦途的。

熱河軍人的制服，和內地也不相同。最特別的是大褲管的灰棉褲——也有黑色的

——用絲腿帶繫着褲管口；又多半有一條老播賊表的銅表鍊，懸在上衣第二扭扣與小口袋之間。這樣頭上戴着頂灰羊絨帽子，手裏提一根樹枝，有的再架上一副硬腿大、光黑眼鏡，便形成一種特殊風味，車子進了熱河街，首先得到的印象，就是這特殊的裝束。

四，平熱道上的見聞

在古北口外四十多里，潮河的西岸上，有一個小小的村莊；約摸有三四十戶農民，在這裏居住着。村名叫做三間房。其實倒也有亂石和茅草建造的小房百十來間。這是到熱河境裏的第一個村莊，恰巧我們的汽車又壞在這里。所以我們有機會來拜會這小小的山村。

舊歷的正月，農人們正在閒着，這天又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在這冷靜的山村裏，益發露出來些安閒的氣象。村人們常久住在大道旁邊，對於軍人和汽車，早是司空見慣，我們走進村來，他們並沒有一點驚惶的神氣。雖然有些男女們，從門縫牆角間偷覷着我們；也不過是把我們當「秧歌」「龍燈」一類的玩藝兒消遣罷了。

一位慈祥和藹的老人，問我們是不是從口裏來的。我們告訴他是到承德預備去打仗的，他便讓我們到他家裏去避風，喝水。

老人住着三間草屋，屋裏有一個壯男，一個少婦，兩個小孩，大約是老人的兒子孫子和媳婦了。少婦在灶間裏煮着一小鍋白豆腐，兩個小孩在灶旁注視着。這大約是他們元宵節的犒勞食物。老人把我們讓到東邊一間屋裏，替我們泡了一壺茶，對我們說了些沒法生活的家常話。老人很能說幾句，他說：

「我一看就知道你們不是此地的隊伍。此地的隊伍，不用讓就往屋裏趨。老總們行走都念着歌兒：「駐上房，看嫂子，四個盤兒吃餃子。」這就是他們對待老百姓的要求。我們這個小場場莊兒，也常有隊伍來紮營。隊伍來往打尖喝水，都要好好地服侍，差一點兒就要挨揍。……這還不在數，在數是每年要攤四回給養，四回燒柴；每回一畝地要四升小米，十斤燒柴。老總你算吧！山崗薄地，一年能出多少，一個旱澇不均，就不夠他們的了。……有時隊伍來駐紮，還得再拿一份供應。這裏的隊伍，是走到那里吃到那里，上邊往下發的，不等到下邊，也就剝完了。……」

什麼年頭兒時興什麼人，有兩個臭錢，和沒什麼正業的人們，倒比我們出苦力的好過。他們相與相與糊頭，勾搭勾搭弟兄，就什麼都省下了。……」

老人看我們不討厭他絮叨，他便接着扯東拉西的說個不了。直等汽車響喇叭，才打斷他的話柄。臨走我們給他一元錢，他又高興着說了兩句俏皮話兒：

「世道許要太平啦。老總們也把錢給老百姓。不是要變轉過來嗎！等你們打完了小鬼子，咱再花你們的罷！」

沿路村莊的牆壁上，差不多都滿貼着佈告。村長的，縣長的，各機關的，省政府的，大小機關的都有。催糧的，徵草的，攤款的，……各色各樣的都全。這些催命符般的佈告，遠不如內地各處的藍白革命標語，和山西的民治格言來得漂亮。這就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了。這些佈告裏，有兩張最新最大的，裏邊的玩藝兒也特別多；一張是財政廳維持金融，說與業銀行的紙幣，是省庫的庫券，完糧納

稅，一律通用，現在規定官價，現洋一元，折合興業紙幣二十五元。倘有奸商，私自操縱，或拒絕使用，即按軍法治罪。另一張是禁烟局勸告人民種鴉片的。當時我揭下一張來，現在抄在下面：

『爲佈告事，查種烟原爲國府所厲禁，前因熱省地瘠民貧，軍餉無着，不能不查照前幾任都統烟政辦法，寓禁於征，下可救濟民生，上可藉以補助軍餉，乃現奉國府命令，對於烟禁，非常嚴厲，我熱省亦自應從嚴實行禁止，惟我熱省東與奉界毗連，自奉天九一八變亂以後，熱省受其影響者，不下五六縣，其他各縣，則既受天災，又受匪患，民不聊生，上下交受其困，况熱省天氣寒冷，五穀收成向晚，惟種烟於地質既皆相宜，且收成較五穀尙早，若遽然禁止，於民生恐大受影響，本局有鑒於此，是以甘冒不韙，不能不將實禁期限，稍爲展緩，茲擬訂以三年爲期，自明年起，至二十四年止，此三年中，尙准照舊播種，以恢復民生元氣，並藉以維持軍餉

之補助，至二十五年則實行完全禁絕，並由本局將明年烟政辦法，詳加更定，凡從前各分局，暨各區巡官長，並各村正副，所有撥派小費，一切不利於種戶者，皆完全免除之，本局再將每畝罰款之數，照本年酌量核減，以利種戶，爲此布告各縣鄉牌民衆知悉，種烟時期，祇此三年，明年務各多種，以圖實利，切勿聽信外人鼓惑，自失利權，如果地方村正副，暨各區巡官長，並各分局，以及本局所派人員，再敢有要求地面供給車馬費，或公館費，或隨從一切小費，地方村正副，卽藉此名目，向各種戶，任意撥派，希圖肥己者，准各種戶來本局指名控告，本總辦准代爲作主，在各分局人員暨各區巡官長，並總分局所派人員，定卽從嚴撤懲，在各村正副則從嚴查辦，治以應得之罪，並不准地方各法團，藉地方公益名目，再向烟地內加捐分毫，違者亦重懲不貸，但各種戶亦不准藉口挾嫌妄控，致干反坐，除將更定辦法，並每畝納捐核減數目，另行公布外，仰各種戶知照特此布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總辦 ○ ○ ○

月 日

「

許多人都以為熱河農民種鴉片的利益特別大，從這張語無倫次自割供狀的佈告裏，可以知道種烟的農民所受的壓迫有多少層了。世界上的人類，總以中國農民為最苦，熱河農民，尤是最苦中的最苦者了。

車走過灤河，遠遠看見路南山嶺上有兩個土山連立着，大約有十幾丈高。一個稍肥，一個較瘦，遠看好像兩座塔。這就是雙塔山。在瘦的山頂上，有一座小廟，從遠處可以望得見。土人傳說常常在朔日望日看見廟裏點着燈，走到近前，還能聽見念經的聲音。不過兩山筆直的矗立着，總沒有人能上得去，因此神話愈傳愈神秘，便附會到帝王仙佛上去。據說，乾隆皇帝到熱河的時候，從山下經過，看着奇怪，要探個究竟，就用木料搭起架子，攀上山頂去。在小廟裏，他見到一尊泥塑的佛像，一個木製的香案，香案上有一本破書，另有一雙破草鞋在案前；廟門外一個燒紙的石盆，已經長

滿了野草，此外什麼也沒有，乾隆皇帝當時很不高興，便匆匆下山，到承德去了。在承德遇到一個老人，說起雙塔山來，那老人便說那山上有「仙履」一雙，穿着可以升天；有「天書」一本，裏邊記錄着未來的事情；還有「靈芝草」一盆，吃了可以長生不老。乾隆想起在山上看到的東西，正是老人說的三件寶貝。於是很後悔當時沒取下來。第二天就特爲再搭架子上山取寶，那知那木架子，總是架到半山，發生毛病，倒塌下來，終久再也沒能架到山頂上。有了這一段神話；熱河人的男女老少，對於雙塔山的認識，特別深刻一層了，雙塔山恰在灤河岸旁，灤河的水，從衆山裏擠出來，常常氾濫起來。把一個小山沖成一個土柱，是山谷變遷的常情。雙塔山恐怕也是原來的小嶺，人們在嶺上修築了廟宇。後來被水沖成突出的土柱，後人看見土柱頂上的建築物，自然覺得神奇。其實這種事，倒是附會上一些神話，比較有趣味，而且容易流傳呢！

五、紀先生的冷面和熱腸

現在讓我來說一件小故事吧。這故事發生在我們的中途上，就在我們投宿的三家村裏演出的。事情是平凡到極點，然而却藏着一點很熱烈的情感。這一點熱情，確實值得特別紀載的。

青石梁的西側，只有三家樵戶，在靠道路北邊山腳下的幾間茅屋裏居住着。近臨着大道的一家，是附帶着賣茶水點心，也可以說正式營業；不過店主人是不願別人說是正式買賣。如果說他是正式買賣，恐怕又免不了納營業稅。他的常年主顧，是平熱道上的快班郵差。因為地點適中，這兩班郵差，總是在這裏投宿。其餘徒步的旅客，多半是在嶺上的馬圈子住宿，很少有人光臨到這三家村裏，至於坐汽車的客人，除非恰巧在這里壞了車，就連買燒餅也買不到這小店裏來。因此這一個小舖面，完全成了一個驛站。

這小舖子共有五間房子。以外還有兩間喂牲畜的草棚。在這衆山環繞的深谷裏，

的確是一個很闊綽的去處。其餘兩三戶，就遠不如這間小舖子寬敞。我們把車子停下之後，車夫便根據他的經驗，獻議讓我們到這小舖裏投宿。因為車夫決心不敢用這破車，在夜裏度這當前的峻嶺。我們也只好依着他的主意，擁進這小舖去。

臨道的三間房子，是隔作兩部的，東邊一間，是主人的臥房；外面兩間是廚房和一鋪大匠。另外兩間在院子裏邊，是儲藏一切雜物用的。我們進得屋來，主人正坐在中間和躺在匠上的兩位郵差說閒話。看見我們七八個穿灰色衣裳的人走進來，臉上立刻現出不高興的神氣。接二連三的說道：「住不下，先生！」「沒有吃的呀！」「前面馬圈子有大店哪。」意思是十分不願意我們逗留。我們回來的人們，早被汽車顛簸得要死，遇着這溫暖的土匪，誰也不願意再受罪。任憑主人怎樣勸告，也沒人來理會。主人的話沒說完，早都橫躺豎臥的倒在匠上，打起鼾聲來了。我渴得難受，便沒有躺下，想找一點開水喝。主人又特為走到我的身邊，勸我們到馬圈子去。他說：

「這地方太骯髒，太窄狹。實在不是先生們的住處。前面四五里就是馬圈子，道路很平穩，吸斗烟的功夫，汽車就可以開到。那里面有四五家大客店，酒菜米麵，都方便，房子也乾淨；無論白貨黑貨，都現成。在那裏住一夜，管保解得乏。先生！我不是不留你們，先生們住下，總虧不着我的，我左不過三間屋子兩鋪面，擠不掉我的什麼。不過你們太受罪啦。走路找舒服，眼前擺着享福的去處，怎好教你們在這里受委曲。若是路遠的話，那里再好，這里再壞，我也不勸你們走。其實不過三五里。再說我家裏連一碗白麵都沒有，眼看着有方便去處不對先生說，也不是我們住山指路的人家的規矩……」

「我們不是願意打攪你，汽車壞了，沒法子！」我說，

「三五里路走也走去了，並不是遠，這里實在住不下。」

「看罷！車收拾好了，我們馬上到前邊去。我們也不願意麻煩你。」

「開車的都掉皮，他們不願意走，就說車壞了。我看你們的車很好，你要走，還是看着他拾掇，慫一催，他馬上就修好了。」

「請你先弄點開水喝吧，我們喝點水，也許車就修好了。」

「燎水壺在門背後，水在水缸裏。」主人臉上十足的不滿意。他告訴我壺和水的所在，是表示恕不招待，要喝，自己辦的意思。

我明白了他的暗示，便找到水壺注上水。我又問他「有柴火嗎？」

「有吧！我們煮水，都是到門外檢些乾枝子。」他要理不睬的鄙視着我。他這時一定厭惡我到了極點，恨不得立時把我們轟出去。不過我們究竟披着虎皮，他總有些不敢惹的滋味。他的意思是讓我自己到野地裏檢柴燒，其實在他院子裏堆着很多的松枝。在他呢，也不一定捨不得兩枝柴，不過借此表示他厭棄我們的心理。

守着大堆松柴，出去檢枯枝，這未免太笨。我終於不再客氣，走到院裏拿進一束

松枝來。主人滿臉不高興，終於似制止非制止的說道：

『先生，我們起早帶晚弄把柴，不容易呀！』

『知道！誰不是莊稼地裏長大的。放心，掌櫃的！我決不虧負你！』我這樣安慰他。點着火以後，順手給他一枝紙菸。

『不是虧不虧的話，看是那麼大一堆，弟兄們你燒一把，他燒一把，一回兒就完啦！實對你說吧，你們來，我就怕的這一套。』他有些對我表同情。吸着紙菸，說出他的本意來。

『不要緊。我們這些人，決不作喪你一點兒東西。這裏一塊錢，你先收下。要是宿在這里，明天早起再靠。不然，就算茶錢好了。』我掏出一塊錢來遞給他，表示我們用他的東西，要給錢的，

『先生，你不要怪罪我。錢，我決不能收你的。』他把錢又給還我。『你們不是

省裏的隊伍吧！怪我眼睛，差點認錯了好人。」他另換了一副面孔，從眼角的繡紋裏，表示出熱情的笑。

『我們是從口裏來的，預備打日本的。』我對他說。

『怪不得，我愈看愈不像省裏的人。先生你別見怪，今天宿在這裏好啦。前面大嶺，着實不好走。來，來，給我煮水，你歇一回兒。』他喜笑顏開地接過煮水壺去。

『你下來給先生們作點飯。』他轉向裏屋，對他女人說。

『你總是冒失慣了的。翻着兩片嘴，好和隊上的爺們使性子。你教先生們不笑死你。』他的女人走出屋門，笑着對他說。

『不要說啦，錯沒錯到底。誰沒個眼花的時候。你教小雀兒他娘，把裏屋拾掇出來，教他們娘兒倆到老王家睡去。』他吩咐他的女人。

這時主人燒火，女主人作飯，主人的兒子和媳婦，收拾屋子。不久我們被人不理

睬而胡亂睡在外間廝上的幾個人，都被請到裏屋，圍坐在矮廝上，和主人清談起來了。

主人姓紀，原籍是河南人，到熱河兩代了。據說每過一次兵，就破一次產。甚至於窗櫺門板，都毀得一點不剩。所以他們恨穿灰衣裳的人，恨得牙癢癢。起初要騙我們走，確實是認我們是熱河軍隊。他說：

『過往的人吃頓飯，算不了什麼。可恨是他們吃完了飯，總借詞找點毛病。摔了傢伙還要打人。口裏還喊着：「這些老爺們是化錢的，不拿着當客伺候可不行。」其實壓根兒我們就沒想着算錢。』

『他們覺吃了喝了不給錢，失了他們的面子。找個錯兒鬧一場，就面子好看了。說起來不氣死人！』女主人添補着說。

『紀老板不是說前面大道好走嗎？』我的同伴問。

『我是和他們磨牙磨慣了，夢着什麼說什麼，反正對付走了心靜。』他嘻嘻笑着說。

『今天你騙我們，就是你的錯處，等吃完了飯，我們也是一頓打開，省幾個錢，也壯壯面子。』我打着說。

『放心，倒給你二百塊，你也辦不出。』他很相信的說。

『先生不嫌粗糙仔管吃。給錢我們也不要。有一次大帥在這里歇腳，水都不敢喝一口，怕有毒藥藥死他呢！』女主人插嘴說。

不久，女主人搬上一壺燒酒，四樣小菜，一大盆小米稀飯。於是我們喝着談着吃着，和一家人一樣。這一夜我們很舒服地睡到天明。

穿老藍布的和穿灰洋布的，同是一樣的人，本來沒有什麼仇恨。造成這兩種人間的仇恨的，是另有原因的呀。紀先生的冷面孔和熱情腸，使我永遠不會忘記。因為我並沒有好處給他，我不過沒把灰衣服當虎皮而已。這樣熱烈的熱情，反使我要感激那些不規則的同志們了。

六，陷在深谷裏的承德

熱河市街，建築在熱河西岸，恰在一個山澗澗底。依着行宮嶺的西南麓，沿着河岸到山東南麓，形城一把扇子樣兒。東西有十里長，沒有城牆，街道也不整齊。周圍山嶺環繞着，到是個天然的壁壘。鬧市在東南二仙居街一帶，多是因陋就簡地一些小房子，沒有什麼新整的建築。我到熱河的一天，正是舊曆正月十六日，買賣都沒開市。表面上說是燈節休假。其實是興業銀行紙幣鬧得沒有辦法。在街上往來的人很少，除掉拖着車子找主顧的車夫外，只有晒着太陽摸蟲子的烟鬼們。他們一堆一堆的蹲在街頭巷角，和牆上貼着的總理遺像主席英姿，輝映着，也倒別有風趣。每處街頭都有：「紀念孫總理」，「擁護湯主席」，「服從中央」，三句標語，另外是兩張漫畫式的總理像和主席像。這大約是總理誕辰的宣傳品。西大街的中部有一座木牌樓，上面還

掛着燈聯燈匾，寫着「金吾不禁」，「與民同樂」的字樣。這當然是官府裏在燈節點綴昇平的。我暗暗在肚裏替他改了兩個字，改作「今吾不禁與民同哭」倒很合乎熱河百姓的口吻。因為你要略為知道一點熱河民生情形，自然會覺得心裏發酸，眼裏掉淚的。

熱河街上的生意，綬行最多；其次是皮毛業，再次就是客店，車店，驛馬店，炭店。雜貨店，綢布店，首飾，照像等業，也都應有盡有。手工業有毛毯及毡鞋毡襪等物。此外最多的是木器舖，出品多半把樺木瘦拼成各樣花紋的方桌圓桌，很美觀，很別緻，三尺直徑的小圓桌面，不過四五塊錢，價值總算很便宜的。

在澡塘裏洗澡，看見「每位澡錢十二元」的紅紙籤。按着在路上看見那布告上的紙幣價格核算，每人合現銀四角八分。澡塘裏座位狹小，池水污濁，心裏覺得這價錢實太高，於是我便拿這個問題，和搦手巾的孩子攀談起來。結果知道熱河的銀在

市，是「一個將軍一個令，」和佈告上說的又大大不同。

一、官定興業紙幣價，每二十五元折現一元。

二、到官府繳款，多半要給經手人一些好處。大約三十元左右可折現一元。

三、市面上買東西，大多數是按六十元折現一元，也有按七十的。

四、替興業兌現的官營當店，按五十元發兌。每人只限兌現銀五元。

五、平泉隆化灤平等近省各縣，按八十元左右折算。

六、離省遠的縣份，市面上不流行興業紙幣。

七、去年幣價最跌的時期，興業單元紙幣，曾有過一元現錢買幾斤的行市。這事

在圍場縣發生過。

八、在熱河本街也曾到過三百元折一元的行市。

結果我們五個人洗澡，有兩個人剪髮，連小費共費一百元。實際還不到一元六角

熱河從軍紀實

錢，「化小錢，說大話」，正合乎這種情形。

興業銀行是熱河的省銀行，據說現在是大帥的二少爺管理着。另有一位姓劉的作經理。起初紙幣能抵八角現銀，後來經手人拿紙幣吸收現款，就隨便濫發。越發越多，越多越跌，越跌越發，總在這個死圈上循環。所以弄得沒有辦法。朱子橋先生，曾經替他們想過整理的方法，終究因為總辦不肯往外拿二十萬現款，作為罷論。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經經手人和錢行操縱把持，票價自然一天一天的低落。在東北各地，把這種情形叫做「毛」（註）。從前奉天的奉票，跌到五十元折現一元；吉林的永衡官帖，黑龍江的廣信公司官帖，官銀號銅元票，都跌到現銅元一枚合紙幣二千文的程度。這種自殺政策，成了東北財政家的唯一手段。不然為什麼遼吉黑熱四省，都前後犯一樣的病症呢。

大帥是被包圍着，對於這些情形，無從知道。即便知道，他也莫明其妙。有人說

，紙幣正跌的時候，大帥公館裏，給廚子的菜錢，實際差得太多。廚子忍痛墊辦了幾天，終於借故不開飯，激怒了大帥，廚子才乘機說明了紙幣的行市。當時大帥氣得直跳，一定要把姓劉的槍斃。經姓劉的一度狡辯，終於平安無事。現在大帥公館的伙食，是劉經理一手承辦。免得再出毛病。這種話總不合乎事實，或者是商民造謠罵人。但是聽到我們旅行者的耳朵裏，到又成了有趣的故事了。

(註) 毛上聲東三合土話，錢荒曰毛。

七、避暑山莊及其他，

避暑山莊是怎樣一個出名的勝地？大概讀過省區地理或中國風景畫冊的人們，對於這個名區都有一點相當的印象。的確熱河的位置，已經有合乎避暑的溫度，再加上這樣美麗宏大的東方建築，更是清爽宜人。可惜了！可惜這樣一個名貴的勝景，已經毀壞得狼藉不堪了。

當你從東北或西北方向走進熱河市之前，你可以看見很長的城牆和鋸齒一樣蜿蜒曲折在熱河北部的山嶺上。這城周圍長有十六里，你不要疑惑那是承德縣的城牆，承德縣城萬不會有那麼大。那就是山莊的圍牆。圍牆的南面有三座門；中門叫做麗正，左門叫做德匯，右門叫做碧峯。因為山莊裏東南部多水，西北部多山，所以有德匯碧峯的名字。中門通着行宮；是清代皇帝避暑時候辦公事的地方。據說在遼的時代，此

處本來就是一座行宮，清代康熙四十二年把牠修作山莊，每年秋狩的時期，到這里和蒙王們會面。從那時直到乾隆末年，正是清帝享用瓊盛的時代，所以常常在莊裏修造，金山莊共有水景三十六處，陸景三十六處。加上山莊以外的幾處行宮和頤宇，又有內八景外八景之分。說起那些建築來，也不過是些宮殿式的樓閣亭榭。好處是把這些亭台樓榭點綴到自然的山水之間，便合普通的園林不同了。

從咸豐死在熱河以後，帝王們便沒有再來過。民國成立以後，把行宮改做督統署，現在省政府也設在此地。二月十二日，省府和地方團體，請我們吃飯，席面就在行宮省府會議廳裏，我便順便到萬壑松風水心榭烟雨樓獅子林小金山幾處遊覽了一遍。所有的建築物，都已破敗不堪；裏面陳設的珍玩，除運到北平的一部份外，其餘也被歷任的長官分取了去。甚至於雕鏤精細的匾，和好一點的楠木棟梁，也都在最近拆除，運到天津或遷甯去了。枯樹映着破房子，到真正象是「山莊」了。現在所剩下的，

只有些山隈水角，在破敗的環境裏，互相偎倚着，還沒失掉他自然的美麗。以外有些瘦鹿，四處亂竄的找尋食物。據說湖裏有魚，都是歷朝王后買來放生的，腮上都帶着金環子。去年省政府裏面的製造處，把幾十缸泡燻土的水，傾到湖裏，於是乎池魚受殃，百十年的老生命，都頃刻變成鴉片鬼。文津閣在山莊的極北邊，沒能去看。好在「四庫書」是搬走了，不至於像聊城楊家的藏書，被兵們用來擦烟槍了。

山莊的真美是那些自然的山水造成的；有懸在山崖上的瀑布，有碧澄的湖水，有淺草如茵的平原，有層巒聳翠的山嶺，有溫泉，那些亭台樓榭，只能算是點綴品。若是把平熱路修得平穩，把山莊改作一個避暑的公園，我想結果不但能興復了熱河的市面，就是開鑛墾田這些大實業，也可以因此引起投資者的興趣。可惜有力量的人們，不往這上面想，想到這上面的人，却又無力來實行。這樣只好任牠摧殘敗毀了。

慧冲影片公司的經理張慧冲，沿路把我們這一部軍隊的行動，攝成影片。他到熱

河的第五天，約我們到野外去攝戰鬥影片。二月十六日的早九點，我們坐着汽車到山莊以北十幾里的地方，指揮着僅有的一連衛兵，作了一些戰鬥動作。攝完影片以後，順便看了看布特拉大寺。這寺建在山莊北牆外十幾里的地方的一個山坡上，完全仿照西藏布達拉寺的樣子造成。十幾座像是高臺的房子，前後左右排列着。紅的牆，黃的瓦，一列一列的小浮屠，一層一層的大石階，無一處不露着偉大的精神。所有的牆壁外面，都有排列勻整的壁竇。據說從前每一個竇裏都有一尊銅佛。現在早已空無所有了。從遠處看那些壁上的佛竇，又疑惑是一層一層的棧窗了。這寺是康熙六十壽時，蒙王們建了祝壽的。清帝拿佛來籠絡蒙王，蒙王又拿佛來獻媚清帝，最後誰吃虧，現在已經證明了。現在日本人拿獨立驅東北傀儡，東北傀儡也說自己是獨立的，來媚日本人。誰吃虧誰得便宜，已經很明白的證實了。

在歸途的道路上，遠遠看見三層方樓的大佛寺，金頂映着太陽光，發出一道一道的

金綫，和遠處矗立着的磬極峯映射着，煞是好看。

磬極峯土人叫做棒極山，確像一根婦女洗衣服用的棒極，倒豎在山嶺上。不過這棒極太大了一點，山峯上半截較粗，下半截稍細，在一個方的土坡一角上危立着。土人把土坡叫做坑。康熙嫌「棒極」兩字不好，改作「磬極」。後來王懷慶作熱河都統，怕磬極打壞了磬（慶），又恢復了「棒極」的雅號。他們說：「在峯的半壁上，有一株桑樹，結很大的白桑葢。有許多人，在桑葢成熟的時候，跑到峯下的深谷裏，等着拾落下的桑葢。但從那裏沒有人拾得到。所以這些葢子都被老鴉吃了，變成白膠兒，永遠死不了。」本來在亂石荒草的深谷裏，從高處落下一個葢子，是不容易找到的，這不過也是神話罷了。

八，對付英雄們的法寶——哭鬧

熱河雖然有許多煤礦，却因為沒有大規模的發掘，和運輸不便，所以熱河市的燃料，仍然要靠樹枝劈柴和木炭，因此熱河街裏有很大的柴草市，和木炭市。在每天清晨，有許多婦女趕着車裝着柴草來給城市的人們送燃料。

初春並不是農忙的時候，這進城賣柴的事情，當然用不着婦女來作。可是在熱河的柴草市上，看到的賣柴人，十之八九是五十左右的老婦，這不能不使人多少有點懷疑。這里並不是女兒國，難道有柴可賣的人家，都沒有男人嗎？

所有當前的現象，都是過去的歷史演出來的。你要明瞭一個地方最近的史蹟，飯館澡塘裏的侍役，便能很清楚地告訴你。於是我也照樣跑到一家飯館裏，研究女人賣柴的道理。

在熱河市外二三里的各要路口上，每天黎明時候，常常有幾個衣冠不整的兵們

。在守候着。他們不是站崗，也無所謂警戒，他們是專從賣柴的人們身上找題目的。遇見賣柴的人們趕車進城，他們便走上前去，說衙門裏要買柴，或者說是司令部要用車，教賣柴的人們趕着車跟他們走，識相的人，隨便給他們一點好處，也就可以放行，不識相的，就要設他們帶到僻靜地方痛打一頓，或者把柴給你拿去，甚至於把車馬藏起來，要你拿錢來贖。這種情形，很普遍的施行了很長的時間。混軍隊的人把這種行為，定了一個名字，就叫「捉官車」。長久下去，賣柴的人們，實在有些受不了，所以換出女人來了。女人難道不怕他們嗎？這裏便又牽涉到綠林習慣上去。不，也許是豪俠們的道義。因為第一這些好漢們，還遵守着「好男不合女鬥」的大法，同時女人們何以哭，喊，鬧，罵，和他們對付；甚至鬧到他們的長官跟前，也要說弟兄們不當和臭娘兒們打麻纏，怕的是大家跟着觸霉頭的。

賣炭的雖然和賣柴的是類似的生意，他們却很坦然的趕着騾馬到市上去。並不是

那些英雄們嫌他們黑，不屑於沾惹他。却因為他們黑裏有白，白裏帶紅，把他們制伏住的。原來以前炭商和柴商是一樣受罪，究竟燒炭是有資本的正式買賣，所以他們便聯合起來，找保鏢的。上面說的「黑裏有白，白裏帶紅，」就是炭商的鏢旗。鏢旗上蓋着最高機關的關防，寫着「公用」兩個字。每一面旗只能在一個炭馱子上發生效用，沒有旗的馱子，仍免不了有危險。每一面旗每旬納費五角，這種保護費，不歸省府，也不歸任何軍事機關或財政機關，確是一位權威少爺的少爺，獨力辦理的。權威少爺很不滿意自己的兒子作這種事，不過權威少爺的爸爸常常勉勵着這二層少爺說：「好小子，有辦法，咱們爺兒們是幹什麼的！」

九，熱河軍隊的特殊生活

在熱河街上，正天可以見着穿灰衣裳的兵士，三五成羣，往來蹣跚着。有一晚上我同兩位同事到火神廟街買東西。逢到一位軍官，有兩個護兵跟着他，當他們看見我們從他對面走過去的時候，他們三個人都立刻不約而同的，把匣子槍抽出來，搬開機頭攢在手裏。起初我們認爲他們要打劫我們，後來對面走過去，才知道他們是警戒着，怕我們打壞他們。假設當時我們也抽出槍來，就免不了發生誤會。那時不過七八點鐘。就此可見軍官們是怎樣防範他的部屬了。

有一位朋友，在熱河服務有兩年了。他告訴我的故事很多。我們到熱河七天之間，在黃昏時候，發生過三次搶案，因此每當我夜裏找這朋友談天的時候，他總勸我不要獨自出來。從這問題談到「兵」，談到「兵的生活」。談到「關於兵的一切」：

熱河的兵，常年沒有操練的時間。除掉迎送要人以外，連「托槍」，「開步走」的

動作也沒有，差不多的下級官，都兼帶着販賣鴉片土。——這是他們謀生的方法——正天忙亂着買貨，撥款，裝車，發運，實在沒有工夫，作那無味的操場生活。上級官是縮在小公館裏，中級官是忙着交際應酬。兵士們的管理和教練，都全權交付給班長們。班長們也不比兵高到那里去，當然管不了。況且他們也不能空着肚子作事，他們也就要另找生財之道了。因此從上級官直到火夫，總是常常夜不歸營的。好在各人都另有作用，大家和和氣氣地，誰也不問誰的事。不過大家一致把槍鎖到庫裏，永遠不讓槍和兵碰到一起，免得鬧出較大的亂子。

官長們有公館，不歸營自然有地方睡覺。班長們自然也有一把連的朋友，或是相好的女人，夜裏也不愁沒有地方歇腳，兵是人人不歡迎的一種人，社會上的朋友實在不多。他們夜不歸營，真恐怕沒有地方睡覺了。一方水土養方人，自然有相當的辦法。熱河產鴉片烟最多，因而吸鴉片烟的也最多，因而賣鴉片烟的也不少。在熱河的任

何一條大街小巷裏，總有幾家門外掛着：「戒烟藥社」「清水淨膏」，窗上寫着「走泡加大」的鴉片館。有人統計過，最盛的時候，多到一千三四百家。最近因為烟土都被官府收買作成藥品，烟館業受了影響，現在全市只有七百多家了。每報一盞燈，官府每月收兩塊錢燈捐，倒也是地方上一筆進款。這些鴉片館，白天可以算是兵們的俱樂部，晚上就作為兵們的宿舍。開烟館總不是體面買賣，所以得拉攏幾位弟兄壯壯腰。兵們又多半用得着吸吸烟灰的，也自然而然的往烟館裏湊合。因此兵和烟館。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有本事的呢，可以分些餘利；沒有本事的，也可以伺前伺後，等着討點八遍烟灰。

烟館雖是他們的宿舍，同時也是他們的銷金窟。他們前後十幾個月不發餉，錢從那裏來呢？「捉官軍」是和平方法，「打野外」便要武力解決。「打野外」也是他們的術語，就是在城外路口上，向走路的人要些錢或東西。其實有時也許打到市裏來，那倒

可以叫做「巷戰演習」了。這種事並不是他們願意幹，所以他們認為駐防在城裏，是頂倒霉的時運。因為駐在鄉下，就不用費如許勞力，並且有多的收入呢。

駐在鄉下的隊伍，總是一連一排的分駐着。連長排長便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者。於是乎三節兩壽，防區裏的百姓照例要送禮。誰不送禮，那便是瞧不起官長，那比反革命的罪名還要重。軍隊保護地方，地方上受保護的，至少要供給伙食。為雙方便利起見，大家按時把糧草湊起來送到「連」裏，聽凭官長分配。至少一年要送個四次五次，才能表示出百姓們感激之忱。有時把糧食折成錢送上去，那更顯得鄉長們辦事漂亮。大烟土是熱河省最普遍的農產物，烟土能平平安安的收下來，多少也依賴着官長們的保護。所以收烟以後，每家都要送幾兩土給官長們嘗新。即便官長們偶爾有不會抽烟的，不能嘗，也要照樣送幾兩給官長看看樣子。這些收乾禮，派給養，嘗新烟的收入，都是「面兒上的」，到時照例會送到的。除掉「面兒上的」以外，自然還有「

不面兒上的」。那更無窮無盡了。

官長們也和百姓們「禮尚往來」的，彼此餽贈。因為官長們常常進城進省，從省裏順便帶些四角一斤的茶葉，兩角一罐的水菓之類，分送給鄉裏出頭露臉的人們，顯得官長大氣。就是頭臉不出露的人家，有時也可以得到一小包茶葉末，這更顯得官長們的博愛。誰賣着房子地出來當差事，官長的東西，那能白白接受，只好在官長進城進省的當兒，大家送個十元二十元的作盤纏，也就不至於因為辜負了官長的美意，而引起意外的不幸了。

弟兄們和官長的地位不同，作法自然兩樣。官長們是被動的，收受應得的餽贈，是有體面的利路，弟兄們就要自動的，作些人情，構成講交情的來往。於是乎一年之計在於春，當柳樹發芽的時候，弟兄們便分頭到野外去採集多數的嫩柳葉，回來用開水滾一遍，再把牠晒乾了，包成方方正正地一些小包兒，作為雨前芽茶，備着紅帖

兒，分送到每家農戶。不收是太不識抬舉，收下便落了交情。從此農田裏有了新收成的東西，便要預備老總們一份。高粱穀子小麥大豆，這一類的東西，多少送些去就可以擋得過。到了收鴉片的時候，他們便感到農民的忙，與其等人家來送，不如自己去取。農民在收烟的時候，弟兄們也都提着罐子，拿着刀子，到烟田裏去，說是來幫忙，也就是來找自己應得的禮物。農民便赶快挖一兩杯煙漿，放到他們的罐子裏，請老總們先回去休息，實在不敢勞動。收成好的話，將來再送給老總們嘗新。這兩種動作，就叫做「送茶葉」「打烟頭兒」。

村裏辦事的人們，總免不了和運排長們常來往。那便被弟兄們認爲官長的朋友，弟兄們有了用錢的事，就當然找官長的朋友幫忙。好在老百姓只求相安無事，倒也不在乎那塊兒八毛的錢。况且這也是公用，辦事人也可以取之於大眾的。

如果村裏有錢人家的子弟們到了歲數，弟兄們可以拚着工夫陪少爺們玩耍。打牌

，押寶，抽烟，玩女人，弟兄們都有相當的組織和設備。總之，弟兄們駐到鄉下去，簡直是，劉備得着孔明一樣，那是無往不宜，無往不利的了。

村民對於久駐的隊伍，除了錢上受罪以外，倒也可以相安無事。直使民衆感着不安的，便是過路的「軍差」，和「調防」。調防是除舊更新，熟人換成生人，村民又要費多少精神和財物，才能拉攏熟了。而他們開拔的時候，總是把村人公替他們預備的桌椅板櫥以及零碎傢具，全數帶走。新來的還要照樣再要一份，好在這還是普遍的全村受罪，不是一二人的事。惟有遇着「過差事」。那就要靠各人的運氣了。

「過差事」不是說大批隊伍過境，是說三兩個也因辦公而從村裏經過的。他們到了村裏，可以隨便到任何人的家裏去。這被選定的人家，應當趕快把住屋騰出來，請老總們歇腳，一邊赶快預備酒飯。——頂好預備四盤菜喝酒，拿餃子當飯，這就是弟兄們認爲最好的款待。所謂「四個盤兒吃餃子」者是也。——這樣你仔細伺候着，臨

走拉馬鑿鏝送出去，就可免掉許多麻煩。如果家裏酒餚白麵都不方便，你應當趕快出去採辦，別等老總們張口。倘若他張開口問到酒飯，你又把「沒有」兩字來回答他。他便滿臉猶笑着，請你站着，不許動。另派別人出去找些香紙來。他把很粗的籐馬棒拿出來，豎到桌上。點着香。燒着紙，他自己必恭必敬的，站在馬棒前面，禱告着請馬棒神替他預備好吃喝。他禱告完畢，便拿馬棒在手，對着房主人很很的打去。打得主人告饒，答應預備酒飯，他才住手。這時主人雖然被打得鼻青眼腫，也得親自動手去籌備一切。這時的差官大人自然是在吸鴉片，同時互相議論着，馬棒神有靈，老百姓發賤。這樣的滑稽劇，叫做「祭馬棒」。熱河鄉人老少都明瞭這是怎樣一齣悲劇。現在他們每村裏都公立一個官店，遇到文武官弁過境，一律請到店裏招待，費用由大家公攤，免得時運不濟的人們，單獨受害。這也是一種社會合作事業罷！

兵們的生活，不止於此。可以說一切無法無天的行爲，他們都作得出來。我所說

的，不過是幾種有規律而普遍的。特殊的行動，可以說是筆不勝書。但是我們要知道，他們胡行的動機，最初不過是求生而已。誰使他們肆無忌憚的橫行呢？是他們直接的官長嗎？是他們的統帥嗎？若果把這個問題一層一層推想下去，那末作者和讀者都有一部份責任。我寫這一段故事的心理，不僅替農民訴苦，同時也要替大兵們呼籲。他們都是有用的人們，不應當把他們弄到力無所用的集團裏去，任其自由發展。常久下去，總免不了崩潰，等他們崩潰起來，就來不及收拾了！

十、熱河的禁烟事業，

熱河是被認為「宜於種烟」的區域，——禁烟總局的佈告上這樣說——又因熱河烟土是國內一般烟民認為好貨，所以歷來熱河的官長，總把種烟認為第一要政。便民裕國之外更利於鬼，——烟鬼——不但一舉三得，並且可以抵制外貨，又何樂而不為呢！

熱河每年官府規定要有五千頃農田來種鴉片烟。按着縣境的大小，和已墾農田的多寡，把五千頃分配到各縣。農民種烟一畝，應繳納罰金十元。這樣統計起來，每年僅罰款一項，可有五百萬元。

產烟量，好地每畝可出烟漿百兩，壞地可出六十多兩。平均計算，在豐收的時候，每畝總可收八十兩烟漿；烟漿新上市的價值，至少要五角錢一兩。——烟漿是初從粟壳上割出來的白汁，沒有晒過的，——每畝烟漿可賣四十元，全省五千頃，可收烟

價兩千萬元。這在地方經濟上，不能不算一項鉅量的收入。按着農戶本身說，每畝除掉罰款，除掉工料，至少也應有二十元的收入。理想和事實，永遠不能一致，所以熱河的鴉片經濟，在官在民，都不是這樣簡單的一筆賬。

農民因為種烟的決算，往往不夠本，同時種烟並按地畝派定的，又決不能不種。他們為彌補虧累計，往往是走到多種少報一條路上去。官府的先生們，那個不比農民精細，知道有這種毛病發生，便隨時隨地派人到農村去明查或暗訪。於是乎經手辦禁烟大業的烟官兒，從這夾縫裏，找到了生財之道，可以取之左右逢其源了。

禁烟大業的最高機關是禁烟總局。以下便由各縣各鄉的公安局公安分區兼辦，各村的村正副，對於種烟，也對總局負一部份責任。用分佈最細的公安機關，和村治機關，來監督種烟的事務。法網總算很嚴密。這一些辦事人，當然常常到烟田查看；總局也要常派委員出來抽查，好防備下級人員作弊。因此從佈種到收烟，跑到烟田裏查勘

的官兒衙役們，總有十幾起。他們來一次，種烟的人照例要招待吃飯歇宿，送車馬費，賞跟從人幾個辛苦錢，逢着大人高興，——也許是不高興——抽烟，打牌，或是嫖女人，也照例由主人供給費用。能這樣才能馬馬胡胡過去。不然，就要旁生枝節。固定不動的村長、村副、巡長、巡官、局長、和駐在軍隊們，雖然用不着化零錢去應付，可是收下烟來，也要分頭孝敬點烟土。這些化費倘若各人分頭去化用那種烟的人，永遠不會不賠賬。好在他們也有合作的組織，所有一切送禮，打點，開賞，孝敬等等也都由全村公辦。最後按種烟的多少均攤，這種費用，統計起來每畝也要十幾元，加上人工、種子、肥料，每畝連同罰款，總須三十元左右。在這兩千萬的總額裡，農民所得，也就有限了。因為多種少報的結果，每年總有六七千頃鴉片田，從這些不拿罰款的「私種」上，可以彌補一切法外的花費。

官府雖是預定收罰款五百萬，其實每年實收也只有三百多萬。因為有些大種戶是

有來歷的，多半可以不繳罰款。又有些貧苦的種戶，因為化費太大，無力再繳罰款，也就拖欠下去。因此兩千萬的鴉片經濟，從夾縫裏流到每一個官兒的腰包裏，一共總有一千多萬。除掉從夾縫裏生財的官員們得到種烟的實惠以外，只有有來歷的種戶，可以發財，所謂有來歷的種戶，就是「官親」「省戚」，——我從皇親國戚四字套用的——和土着軍官們。他們可以不納罰金，可以不理睬那些勘查的人們，賣烟的時候，也敢不收紙幣，這樣當然不會賠賬了。至於販運和提鍊那又是一行，不能在此相提並論的。

十一，一位科長的薪水

科長是多麼好聽的一個名詞，又是夠得上體面的一個官兒。在前幾年聽差們的眼裏，也夠得上「大人」了。——我初到一個省政府裏服務的時候，是被雇作書記的。那時衙門裏的聽差，總稱我作「先生」，我以為是他恭敬我。後來知道他的稱呼是有階級的，科長秘書被稱爲「大人」，科員辦事員被稱爲「老爺」，書記錄事被稱爲「先生」，科長以上的官兒，用不到他們伺候，所以在他們的稱謂裏，沒有這一行——那末一個科長的薪水，總是很不少的了。我所說的一位科長，是一個有骨氣的窮朋友，他除了薪水以外，沒有別種進款，他的生活是很清苦的，雖然他有二百元一月的薪水。

這位朋友服務的機關，叫作經界局。這是熱河特有的一種臨時機關。他的事業是丈放蒙旗荒地。從前蒙旗荒地，完全是蒙古王公的私產。熱河省政府規定所有蒙地地產，都要領照繳價。把私有的土地，變成官許的私地。蒙古王公，也可以在這領照的

期間，把領土，會同經界局出賣。所得契照價，省府得十分之六，蒙王得十分之四。據說初辦的時候，每年可以收契價二百萬元。近來因為蒙王應得的款項，都被省府侵蝕，所以蒙民也就停止領照或出賣，這件工作也就無形停頓。

我這位朋友任經界局的第三科科长，每月薪金二百元。在邊僻的熱河市，有二百塊錢，應得有很舒服的生活。但是這二百元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熱河各機關的政費，都按兩個八折支給。——簡單說是六·四折所以說兩個八折，是爲着好聽，並且紀念着節縮的次數。——二百元就折成一百二十八元了。再用二十五元折現一元的紙幣發出，這倒加多了，一百二十八元又變成了三千二百元。市價紙幣七十元折現一元，化用的時候，三千二百元，頂多不過頂四十六元現洋使用。這實實在在的四十多塊錢，才是真正得到的實惠。不過背着二百元的好名目罷了。這樣算起來，公務員薪水的成數，僅僅勉強能算二折多，每月三十元的初級職員，實得不過六元九角錢。熱河的白

麵，常常賣到六元多錢一袋，那麼肚子大一點的同志們，簡直飯也吃不飽了。因此「找外快」便成爲熱河政界理公開的秘密。不找外快，簡直不能維持生活。領袖們也明知他們都有「外快」可找，也就決不打算到他們的薪水和生活了。這種情形，恐怕不但熱河如此，國中其地各地或亦難免有同樣的情形，尤其是財政收入機關。熱河禁烟一項，跑到「外快」一欄裏的，能有一千多萬。全國國稅總額，估計起來，不夠「外快」的半數。——這是多數財政官吏所公認的——在這種現狀下，因不能生活而營私，是不足深怪的。可怪的是政府甯肯把收入丟掉在「外快」裏，却不肯在服務人員的生活上想一種安定有保障的辦法。此之謂「因小失大」。又可說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妙訣。國人的自私心不破，國家總不會走上軌道的。

十二、六十年來未有的盛會

從二月十五日起，熱河各大街的路口上，和省府的大門外，都紮起五花六色的彩牌樓。所有大街的牆上，都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街上男女老幼一羣一羣的分擠在牌樓底下和街口上。他們所要看的，只是那幾架彩牌樓。而街上除掉彩牌樓之外，實在也沒有別的新鮮玩藝兒。這也足能看出熱河人的生活，是怎樣枯澀而單調了。

「老太后回京以後，六十多年沒這樣熱鬧過！」幾個站在牆角上的老頭在感歎着！「現在的委員長，還不合老太后一樣！院長就是從前軍機大臣。若是來個不出眼的官兒，大帥總不費這些事！」

十七的下午，看熱鬧的人更多了。每一條街的兩邊都站滿兩三層人。警察盡力的轟，也不過當時騰開一條路，不久便又聚攏起來。從下午一點到下午四點，老是這樣蠕動着，直等到大兵沿街站了崗，人們也站崗一樣地擠着不動了。

一個個的臉都凍得發青發紫，擦着粉的白面孔，也都發了烏。任憑怎樣冷，也打不消他們瞻仰大人物的熱望。其實他們的肚子，還多半是在餓着。冷和餓算不了什麼，能看見第一個汽車是什麼樣子，第二個汽車是什麼顏色，將來談閒話的時候，總有說話的材料。也許大人物會從車窗裏往外看一眼，那麼看熱鬧的人，感覺着這一眼是看到自己身上。冷和餓自然就無形消除了。一個泥人也能引動上千上萬的人跟着跑，何況是一個活人，一個大官，一個和皇帝一樣的大人物呢！

太陽落下去了！天空漸漸地昏黑下去了！掛在牆角的玻璃燈，也逐漸的光亮了！「怎麼還不來？」「也許不來了吧！」「不會不來，大帥還在等着接呢！」羣衆等了半天了。大概等得有些不舒服，便禁不住噓噓嗷嗷地開始了他們的議論。

嗚！嗚！嗚！接連不斷的汽車聲，一步一步的從遠處送到近處來！這幾聲汽車喇叭，簡直是這幾千人的強心針，立時把羣衆從疲倦中緊張起來。打斷了他們的小語，

集中了他們的視線。身子綁得筆直，氣息也調得很勻，來等候，他們的目的物。終於二十幾輛汽車，在黃昏下的飛塵裏，風馳電掣的響着喇叭竄過羣衆的眼前。等到車子完全走過去，羣衆便一陣亂擠亂撞，揉着眼睛，擦着鼻涕，分頭跑回家去。不但沒看見大人物的顏色。就連大人物的汽車，也沒有看得清楚。

這就是六十年來在熱河沒有過的盛會，也就是宋院長張委員長到熱河的盛況。和宋院長張委員長同來的，還有張總司令，楊總參謀長，還有幾十個隨員。以外還有位民衆福星的朱子喬先生。

這大概是真正要預備打仗了。張委員長是對各將領指授方略的，宋院長是察看軍隊的力量，錢帶着籌備糧食。張總司令自然是調遣軍隊的了。他們在熱河駐了一夜，便把一切都佈置妥當了。第二天又回到北平去。我在北平的時候，總覺得不像在預備打仗，到現在才感到自己腦筋遲鈍。我們看到張委員長十八日領着華北各將領的通電

，就知道一切一切都在這最短的期間有了相當的準備。

在大帥的歡迎席上，有一位戴眼鏡穿獵裝面龐胖胖的一位大官，首先贊美熱河的軍隊，說他們足能和日本一戰。我們也受着這位大官兒相當的誇獎。並且答應給我們的軍隊籌款，籌辦一切軍用品。地位的高低究竟和力量大小有關係，本來這些軍隊，也許在猶疑着打不打的問題。因為有的自己知道力量不足，有的知道物質太差。經大官兒這樣一贊美，他們都立刻勇氣百倍起來。自己看自己力量不足的，想到也許是自己犯了「當局者迷」的毛病；顧慮物質不夠的，也覺得有了後援，可見勇氣加到相當的時機，雞蛋也會自動的，往石頭上碰。至於結果是碰壞了石頭，或是碰碎了雞蛋，也就顧不得去考慮了。大難當前，的確需要這種，「一往直前」的態度！

十二，十五萬大軍

假若戰爭的勝負，是以人數多少爲標準的，那末中華民國的陸軍，可以勝過一切外國的軍隊。假若在火線上，是雙方請一個公證人，每次由敵對的兩方，各派出一個地位相同的官或兵來，由公證人指揮着把這兩人殺死，這樣一對一對的殺下去，直等到有一方面被殺淨了爲止；先被殺淨的，算失敗；其餘一方面算勝利；那末熱河抗日的國軍，也一定不會失敗的。可惜這種公正的理想，沒有人採用，於是乎戰爭的勝敗，就要靠着殘酷的殺人器械，或聽之於運命了。到熱河的軍隊，統計有十五萬。不信我一部一部說給你們聽：

一、駐熱邊防軍司令湯玉麟：

陸軍第三十六師，師長湯玉麟，駐承德，帶衛隊一營，

步兵一百零六旅，旅長張從雲，駐承德平泉一帶

步兵一百零七旅，旅長董福亭，駐朝陽一帶。

步兵一百零八旅，旅長劉香九，駐建平一帶。

三十六師砲兵團，團長湯玉銘，駐承德，

三十六師工兵營，駐承德灤平兩縣境，

三十六師騎兵團，駐承德平泉一帶，

熱河騎兵第一旅，趙國增部，駐綏東阜新一帶，

熱河騎兵第九旅，崔新五部，駐開魯一帶，

熱河騎兵第十旅，石文華部，駐赤峯經棚一帶，

獨立步兵第三十一旅，富春部，駐赤峯圍場一帶，

右步兵旅均按兩團編制，騎兵旅均按四團編制，但因空額太多，實數總計

只有兩萬人，

熱河從軍紀實

二。義勇軍

1. 馮占海部，駐綏東開魯一帶，
2. 馮庸部，駐凌源遼東地區，
3. 劉桂棠部，駐魯北一帶，
4. 劉振東部，駐開魯一帶，
5. 李海青部，駐開魯綏東一帶，
6. 李芳亭部，駐開魯遼北地區，
7. 鄧文部，註天山一帶，
8. 邵斌山部，駐林東林西一帶，

以上由魏培黑氏衆後援會，接濟援助指揮，各部人數時行增減，共計約五萬人，

三、陸軍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擬駐隆化圍場豐南各縣，

1. 一百一十七旅旅長丁綽庭，擬駐圍場，

第二團團長李東生

第三團團長王永昌

第五團團長鄭書卿

2. 一百一十八旅，旅長劉月亭，擬駐隆化圍場之間，

第一團團長金聲，

第二團團長白森，

第三團團長夏維禮，

3. 補充旅旅長邢預壽，擬駐豐南隆化之間，

第一團團長王紹武

燕河從軍紀實

熱河軍事實

七〇

第二團團長謝璞田

第三團團長張少岑

4. 砲兵一營駐隆化。
5. 工兵一營駐隆化。
6. 衛隊一營駐隆化。
7. 騎兵一營駐隆化。

該軍每旅均選出步兵三團，每團有二千五百人，每旅各有騎兵一大連，全部共計約三萬人，

四、東北邊防軍，（係直屬北平軍委分會，由萬福麟指揮者，）

1. 步兵第十六旅，旅長繆徽流，駐凌南一帶，
2. 步兵第十九旅，旅長孫德奎，駐凌源東北地區，

3. 步兵第二十九旅，旅長王永勝，駐平泉迤東地區，

4. 步兵第三十旅，旅長于兆麟駐凌源一帶，

5. 暫編第一師，師長沈克，駐凌南一帶。

以上五部共計約四萬人。

五、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張作相部，

1. 陸軍第一百一十二師，師長張廷樞，

該師約一萬人，二月中旬，尙未抵熱河，

十四，作戰地帶和戰時編制

熱河省的東南部，在軍事上整個作成了天然的溝壘。從長城角往東北奔到朝陽縣，第一層壁壘是松嶺；在這壁壘的內側，又有一道凌河，這種天然的防禦陣地。已經是難得的了。那知還有和這第一道溝壘並行着的努魯兒虎嶺，作第二道壁壘。努魯兒虎嶺從喜峯口經過凌源建平幾縣，往東北直頂到綏東。同樣也有一道老哈河，在牠的內側和凌河並行着，向北流下去。雖然在東北方面說，開魯一帶，遼河經行的地域，覺得平凡一點；但是遼河的支流，太極兩儀，兩儀四象的，分佈着，也形成了很好的地勢，倘若有了「地利」，就可以打勝仗的話，熱河抗日軍事，也是十二分有把握的。

根據這樣天然的形勢，經過軍事領袖們的計議，決定了，作戰地帶：

一、熱河的東北邊。從阜新縣到魯北縣，作為騎兵活動地帶。阜新綏東開魯三盛隆魯北各城鎮，作為騎兵活動的根據地。負這一綫責任的，是馮占海，崔

新五，劉桂棠，及多數義勇軍部隊。

二、東南方面，從阜新經過北票朝陽到黑山科老爺廟——兩地都在凌南縣境內東南部，——一帶，據着凌河靠着松嶺的地方，作爲警戒地帶，由熱河軍隊的一部，和東北邊防軍的一部負責。

三、從赤峯到建平。經過硃碌科葉柏壽大城子——凌源境——烏公府——凌南縣境——斜拐到喜峯口，順着老哈河靠着努魯兒虎嶺一帶，作爲主陣地帶。這地帶上又有下列的區分：

1. 從喜峯口到凌南一段，由宋哲元軍担任防守。

2. 從凌南經過山咀子，大城子，葉柏壽，朱綠科一段，由萬福麟部東北邊防軍担任防守。

3. 從朱綠科經過奎德素，到黑水一段，由湯玉麟部防守。

熱河從軍紀實

4. 從黑水經過哈拉明安，建昌營子，撒水坡，到赤峯北一百里的大橋頭一段，由孫殿英軍担任防守。

這樣的布置，大體上總算很妥當的了。不過騎兵活動地帶，和主陣地帶北部的赤峯之間，三四百里。沒有軍隊。在我這外行眼裏看，總覺得有些不妥當。我曾問過幾位學軍事的人，他們總說敵人不會從東北部進兵的。這於是乎我們外行，又莫明其糊塗了。

所有在河北熱河兩省，預備抗日的軍隊，是編成兩個集團軍，分統着六個軍團，聲勢也不算不浩大。第一集團軍的總司令，是張委員長自己兼領着，第二集團軍的總司令，便是張作相將軍。

六個軍團的組織，以及兩集團的隸屬，是這樣規定着，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張學良，

第一軍團總指揮于學忠，

第二軍團總指揮王樹翰，

第三軍團總指揮宋哲元，部屬爲宋之二十九軍。龐炳勳的四十軍，龐亦爲

副指揮，

第四軍團總指揮商震，副指揮高桂滋。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張作相，

第五軍團總指揮湯玉麟，副指揮萬福麟，部隊爲熱河軍及東北邊防軍之四

個旅，

第六軍團總指揮張作相，副指揮孫殿英，部屬爲孫殿英之四十一軍，及張

廷樞之一百十二師。

這也不過是紙上的具文。實際打仗的時候，仍舊是各部自由動作，並不因爲有了

熱河從軍紀實

統屬，而把動作一致了的。就是那集團軍總司令部，也始終沒有正式組織起來。以後還有第七第八等許多軍團，那又在古北口戰役以後出現的，與我所記熱河戰事，是沒有關係的。

十五，大帥的英姿

被一般人叫做大帥的大帥，的確有些英豪的氣概。不長不短的身材，紅紅的臉龐，白白的短鬚，兩條短腿，支架着一個粗而肥的肚子。頭上總帶着一頂狐皮風帽，腳上總穿着一雙絨筒馬靴，短短的長袍，罩着一件長長的黑絨馬褂。帶着兩支匣子槍，說起話來總是指手畫腳地，東一句西一句的扯不斷，他所說的話，又總離不了他自己的故事。你想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有這樣英武的風神，不是很健實的一位大將嗎？

他沒有什麼嗜好。除了女人和馬以外，什麼他也不喜歡。他有一匹紫色馬，每天能跑六百里。在他所最愛的幾百匹馬裏，據說這匹紫色馬，總站着第一的地位。有一天影片公司要替大帥拍影片。他很高興地騎上這紫色馬，背一支帶遠鏡的獵槍，在馬開始跑起來的時，他的手才捉住馬鬃，一轉眼他已經很穩定的騎上去。馬在大道

上跑過幾個來回以後，他鬆了馬繮，取下背着的獵槍，兩腿一用力，馬便飛也似的跑起來；他却穩穩當當地，對准預定的目標，射中了三槍。每射過一槍，還要用槍托，把馬來打一下，表示他嫌馬跑得不快的意思。騎法是那樣穩定，射擊是那樣準確，精神是那樣飽滿，的實值得我們羨慕。可惜這樣好的技能和英氣，除了拍電影以外，幾乎沒有機會來施展，却正天勉強着去打算他始終弄不清楚的政治經濟。「才」用得不得當，自然要出毛病，所以地方上政治經濟再壞，似乎也怨不着這位英武的大帥。因為那根本不是他所能辦的。把他不能辦的事教他辦，結果把他所能辦的事，也連累着無暇顧及了。因為有幾個人，是用不當其「才」，就引起一般無「才」無「能」者的奢望，誰也想施展好身手，於是乎就爭奪起來。社會就因此而紊亂，國家就因此而分裂，許多亡國破家的事，就接二連三的演起來！

有一天這位大帥到我們的行營來，和我們的軍長閒談。從他的談話裏，聽出他對

於地方政治，經濟，民生的實在情形，是完全莫明其妙。他所知道的，都是一般人對他說的謊話，他把謊話當事實說，所以他談起來，總是眉飛色舞的很高興。

最後說到軍事上，他說：「從赤峯到凌南，一千多里的戰線，都建築得很堅固。立射，跪射，各種散兵壕，都挖得很適宜。一旦敵人來到，我們把隊伍擺上去，只管打仗，什麼也不用顧慮了。」我們那時正愁着在湖北的凍地上沒法子掘土。聽了他的話，大家都覺得有了把握。

後來我們到陣地去查看，才知道這話完全靠不住。不錯，他確是發過築壕的命令，不過承辦的人騙了他，他是無從知道的。原來築壕的時候，是幾個工兵官長，帶着戰地附近的農民，隨便把河灘裏的細砂，挖成個人掩體式的小壕，他們工作的人走過去，便被大風吹沒了。我們後來因為地硬不能掘壕，受了很大的影響，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十六，一位急於打仗的軍長

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國內許多帶兵的大員常常向當局請命去和日本對抗。始終因為我們的國家大計未定，他們的志願，總也沒有機會實現。我們這位軍長，本來是一個好動的人物，在山西的山窩裏閉上兩年多，實在有些急得發火。這一次調他到熱河來抗敵，看他是怎樣的高興罷！

雖然統率機關讓他的部隊在昌平一帶多駐幾天，他却一次又一次的請求早走。終於在二月九日開始向熱河移動了。雖然軍委分會只令他開到圍場隆化一帶聽候命令，再往火線上開動，但在他知道了指定的作戰地帶之後，他便催着他的先頭部隊，剋日到赤峯去。

張憲冲替這位軍長拍影片的時候，要他寫幾句話作紀念。他說道：

『人類在世界上，最低的目的是求生存。所以人和人的關係，也只是在共同生存

的路上彼此互助，以達求生的目的。現在在我們生存的路上，遇到一個惡魔，舞爪張牙的向人類施行殘暴的手段。這便不是一人一家一國的問題，這是人類生存上的障礙，應當大家想法子來消滅牠。我們這次到熱河來，預備和暴日長期周旋，雖然是我們衛國的責任，也是爲人類剷除惡魔，爲世界除凶暴。至於我們的強弱優劣，可以從我們的行動上看出來。」

這一段談話，似乎可以表現出他的內心來。但他還有更切實的表示。當朝陽北票吃緊的時候，——是二月十九二十日，這時那地方也許失陷了，但在熱河是得不到真消息的，——忽然有信說駐在魯北的劉桂棠部，要轉回頭來替敵人打頭陣，進佔天山。這時駐在開魯一帶的崔新五，本來有些靠不住；朝陽北票是凶多吉少；劉桂棠再一反臉，第一綫——朝陽阜新綏東開魯一帶——就立刻崩潰了。雖然還有些義勇軍，但究竟沒有把握。熱河當局得着魯北的消息，着實有些發慌，他便請我們這位軍長，派

人去勸劉桂棠去。一邊派人去，一邊給他一通電報說：

『聞兄以魯北乏糧，有向天山就食之說。刻下開魯吃緊，兄部再放棄魯北，牽累實多。且自國聯通過「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後，日本已處於孤立地位，熱河戰局，能支持一月以後，友邦對我同情，立見增加。日本之失敗，可立而待也。吾兄英名久震，此刻稍事抗拒，令名將益見揚溢。況國勢岌危，端賴袍澤共濟，在國家與民族之範圍下，更屬義無返顧。吾兄舉足重輕，不但牽及大局安危，抑且繫夫個人成敗。百年後之蓋棺定論，胥於此千鈞一髮之際博得之也。至兄部編制與餉項，弟已代向宋院長張委員長懇請，准編爲軍，按萬人給餉。魯北無糧，熱河當局亦必設法輸送。遽入天山，萬不可行。成敗利鈍，惟吾兄察之。』

他在電文裏說到死後的名譽，這總是極深刻的表現。因爲一個人說爲人爲國的話，總免不了裝面子。說到自己的利害，才是真情。他的決心，是要從抗日戰爭上，完

成他一生的事業。所以他對於當局那種不上緊的情形，發急得不得了。他終於給軍委分會一個電報，催着進兵：

『頃接省府電話（這電是二月二十三在隆化發出）謂北票已於養（二十二）日失陷，凌南胡陽關魯俱萬分吃緊，魯北劉桂棠，擬進佔天山，崔新五部亦有背進模樣，等語。職意敵已向我們開始總攻，第一綫旦夕即潰，而我第二綫各軍，尙未到達，總部亦無命令，職殊不解其故。擬懇速飭議定入熱各軍，剋日到達指定地點，使第二綫剋日聯絡完成。並飭熱河軍隊集中建平，是否有當，伏祈鈞裁。鈞處所得敵情及第二綫各軍佈置詳情，統祈示知，以便派員聯絡爲禱。』

敵人打進來了，我們這是一團沙，還沒有準備妥當，這實在是使人着急的事情。惟其有着急，才知道他是真正要拚命的。這一點是值得我來特別記載的。至於打勝打敗，那是能不能的問題。

因爲這位軍長，有了從戰爭上博得身後虛名的觀念，所以以後在疆場上才苦撐了幾天。倘若帶兵的人們，都能有這樣一點點的好名心，戰爭的結果，或者不至於把熱河丟掉。因此我們知道：一個人只要有一件事能博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情，其餘他那些不滿人意的行爲，也就沒有人再去計較了。國民對於服務於國家的人們的行動是很容易滿足的，不過許許多多的大人物們，偏偏要自棄於民衆，使民衆連一個最低限的希望，也達不到，結果，大家因此對於國的觀念也淡薄了。大人物們！我們的希望很小，請你們給我們一個滿意罷！

十七，從承德到隆化

消息一天一天的緊張起來！北票失陷了！朝陽的守兵撤退了！葉伯壽——在凌源縣境內——有敵機拋擲炸彈了！赤峯的上空，也發現過敵人的飛機了！這些消息，雖然傳遍了熱河市，官府和統率機關，確始終沒有正式頒佈。按着「甯信其無不信其有」的自慰老例，這些緊急的消息，終被認作謠言。謠言又往往是事實的先聲，所以朱子橋先生，比任何人都着急，他力勸我們的軍隊早些到赤峯去佈置一切，他並且由後援會送給我們兩噸很猛烈的炸藥。

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鐘，我們行營全部人員由三輛載重車，載着離開承德到隆化去。隆化是命令規定的我們的軍部駐在地，又是我們的前進各部隊，必需經過的要路，所以在我們赴赤峯之先，必須要到隆化來的。

承德到隆化的汽車道，是修在熱河的河床上。從承德市東北的谷口出去，在山莊

東牆外，河的兩岸都築有一丈多高的石牆。我們倒坐在汽車上，看着河兩旁的山嶺，盤旋着往後退。同時賞鑑着露出山莊牆外的六合塔，矗立在土炕上的磬鐘峯，雄據在山莊後山上的布特拉寺，以及放着金光的大佛寺，隱藏在叢樹裏的釣魚台行宮。加上在眼前紛紛飛舞的雪片，這樣許多的美麗風景，都很快地跑出視線以外。眼睛倒有點兒忙不過來，而引起心情上的留戀。所以雖然對着車子吹來的冷風，把兩層皮衣都吹透了，我們仍然直挺着坐在車上，給那些山水景物一個注目的告別禮。

這一條路多一半是傍着熱河走，前後渡河有十二次之多，其實始終是那一條河流，不過河的灣曲太多了一點。河上的橋，也是一種特別建築。用木槓在河上搭好了架子，然後用高粱桿子或葦草舖到架子上，再用泥土墊平。泥土和草共有三四尺厚，汽車走在上面，只不過壓成兩道向下灣曲的窪痕，並不至於把草壓斷。因為在河的兩旁，都是聳立的山，山洪暴發的時候，水勢太急，任什麼堅固的橋梁，也能沖壞，所以

索性不修橋，致山水沒的可以毀壞。至於這種草和木築成的橋梁，到發水的時候，就拆除了。因此這條路在夏秋之間是不能走汽車的。另外有駱駝道，那是選擇在山脊上的。

承德到隆化共一百二十里，我們走過五點鐘的光景，在下午兩點就到了。有幾百民衆在路口歡迎我們，街上也滿掛着歡迎旗和標語。民衆對於我們確實露出很親切的滋味來，因為我們都不像他們常見的軍人那樣蠻橫。並且大兵們也不捉農人作工。有時兵們自己溜馬，自己挑水，農民都覺得是希奇的事情。

二十四日隆化縣長和隆化紳商，在縣署開歡迎大會。張慧冲也從承德跟我們回來，在這歡迎大會上，他又拍了不少影片。

原來軍委分會的命令，是讓我們這一軍駐在隆化圍場豐甯三縣。現在因為前方緊急的關係，決意按着指定的陣地，向前移動：

已抵圍場的一百一十七旅，即速開到赤峯。該旅所屬三團分到撒水坡建昌營子哈拉明安三點，選擇地勢，構築工事。

本日到隆化之一百一十八旅，即夜開拔進駐舊圍場碑亭子一帶，候一七旅構工完畢，再進入陣地。

現在豐甯之補充旅，即進駐錐子山及其以東以北各要地。

軍司令部進駐錐子山，軍部直屬部隊，隨軍部同行。砲兵輜重及彈藥暫在上下廣億成候令。

這樣的分配，還不算戰事的佈置。在熱河軍隊看去，好像是神經過敏，輕舉妄動似的。其實敵人的大隊，早已到了綏東，且夕之間，可以到達赤峯的。不過上級司令部沒有通報，友軍還都沒到陣地，又沒有間諜和偵探，（到熱河後軍委分會發給三千元諜報費。）蒙在鼓裏的人，不等鼓皮戳穿，是不會知道外邊的情形的。

二十五日下午軍令部全體到隆化。分別快到一個月的許多同事，都很快樂的見了面。彼此一簇一簇的聚談了大半夜，因為明天早晨又要分道了。

十八，不吉之兆

連日得到承德的電報很多。起初說崔新五投降了偽國，繼而說第一線的熱河軍隊靠不住，最後要求我們的軍隊盡力防守。同時接到舊園場的電話，說發現敵人的飛機。在這種緊張的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再在半路上耽擱了，雖然統率機關的判斷，說是第二綫發生戰事，最早在三月十號左右；但事實已經證明這話的錯誤了。

二月二十六的早晨五六點鐘，看着軍司令部 and 直屬部隊出動了以後，行營的人們在九點鐘也都上了汽車，預備出發。剛走出行營的大門，後面的一輛車便發生了毛病。等過一點多鐘，也還沒有修好。於是所有職務重要一點的人，都挪到第一輛車上。搬到第一輛車上之後，剛走過半條街，第一輛車也走不動了。有些兵夫們就竊竊私議，說這是「不吉之兆」。但是「不吉之兆」是阻擋不住我們的。而汽車的始終修不好，也真能把人急出火來。直等到十二點以後，才有運輸處一輛車，從豐甯開到隆化，

我們便分一部人，坐着這輛車離開了隆化。

從隆化渡過伊遜河經過沈家屯官兒營，張三營子幾個大村莊，在下午兩點多鐘到達唐三營子。這是隆化的舊縣治，離新縣治有八十里遠。新縣治原名叫做黃姑屯，屯北三四里有一座行宮，民國以後，縣署遷到行宮，所以把縣治也遷移到黃姑屯。從隆化到唐三營子，八十里之間完全在伊遜河兩岸。到是一個小平原，這一段的農田，特別肥美，糧產也很豐富，因此各大村都有燒鍋，酒便成了唯一的產物。一百一十八旅旅部，今天宿營在這里，我們也在這里休息了一點鐘。

走過唐三營子以後，山嶺又出現了。不久走進一個逼窄的山澗，這澗叫做圍溝門，是進圍場的要道。圍場真是一個天然的大園林。東南有七老圖山圍繞着，西北有外興安嶺的支脈屏蔽着；南北有二百里長，東西有三百多里寬；周圍有一千三百多里。在這廣大的山圈子裏面，依照着山和水的自然界限，又分成六十多個小圍場。這

地方原來是蒙古人的牧場，康熙時蒙王們，把這大牧場獻給皇帝作打獵的地方，就定名叫圍場。進了圍溝門以後，沿着一個河源往西北走，這裏大概也是一個小圍場，四面有山環繞着。山的樣子，也和一般北方山不同，處處都有奇峯和怪石兀立着。又有峭壁和深澗。靠山頂的一帶，還有未曾伐盡的老松，和奇石怪峯一樣的駭人，說奇峯怪石像些惡魔，這些樹就像是惡魔的手了。在幾十里的山谷裏，只有三間空着的茅屋，和藏在山窩裏的一座廟。此外一點人烟沒有，確實有些使人害怕。這廟叫做廟宮，是皇帝打獵歇息的地方。近來却成了土匪們會議的場所，或者是單身旅客送命的所在。

過了廟宮以北，山勢就開朗了，形成一個大高原。這裏有很多的農田，也有很大的村莊。原來這圍場，從咸豐以後，便沒有帝王來圍獵，只是閒放着的一塊禁地。除了看園的官員以外，任什麼人都不能進去，偶爾闖進去，就犯了私入禁地的罪名，說

不定還要殺頭的。光緒年間，便開了禁，出賣荒地和森林。幾十年的工夫，五六萬方里的大森林，已經斫伐淨盡了！而這五六萬方里的農田，——當然有不能耕種的在內——才開發不到三分之一。（錐子山以北，碑亭子以東，熟地較多。農村都按着號數命名。）可見破壞總是比建設容易的。

從此經過四合永下廣億成邊牆山碑亭子銀窩溝馬連溝幾個大村莊，在下午五點到了舊圍場。四合永下廣億成碑亭子都是很大的村莊，又都是私人獨力經營起來的。邊牆山是到舊圍場和錐子山的三叉路口。

舊圍場又叫克勒溝，也叫糧捕府，是圍場縣的舊縣治。隆化離二百里，錐子山一百八十里。地勢高亢，氣候比隆化又冷些。城是一個土圍子，裏面有半里大的平方。有三百多戶人家，六七十家商店；商人和農人，多半是從河北山東遷來的。我們在商會駐了一夜。

從舊圍場到赤峯只有一百八十里路，過去圍場東境的倉頭壩，便都是坦途。中間有南台子，猴頭溝化家溝幾個大村鎮。離赤峯八九里，路就和河道混合了，汽車翻起來的沙石，和被風捲起來的沙土，把天空染成黃色，簡直有點沙漠裏的滋味。到赤峯的時候，是下午一點。我們每人的臉上，都滿黏着一分厚的細土，衣服都成了土顏色，彼此看着好笑。

十九，張四皇帝——碑亭子神話中的創業英雄

當你從邊牆山山路轉向東北去的時候，你便看得見左邊遠處山嶺，豎着一幢石碑。那便是康熙皇帝所立的御碑，是鎮壓風水用的。碑亭子就是因此叫起來的。以後有人在山嶺下面建起村莊來，也就沿用了碑亭子三個字。這里有一段迷信的傳說，和一位農村建設的成功者。

這一段山嶺，大體有些像北平城裏景山的樣子。中間一個高嶺，携帶着依次低下去在牠左右的幾個小丘，不過要比景山大上幾十倍。牠的位置似乎在全圍場的中心。——也許偏東一些——四面的山，都對牠成了拱衛的形勢。並且牠的左右前後都有河流環繞着。全嶺的左右端是向前灣屈着，在中間主丘之前看去，全體像一隻放在山水之間的一張大沙發椅子，這樣天然形勢，在中國的風水學上，是有相當的價值而值得人們注意的，大約康熙皇帝到這裏圍獵的時候，侍從們有談到此地的風水的，也

許是康熙自己懂風水。他們相信，若是有人用這地點來作墳墓，死者的子孫便有帝王之分。康熙防避這毫無朕兆的未來天子起見，就在這個正穴上，豎起一幢御碑，佔據着這好風水。有皇家的威力存在着，「御」字是沒人敢惹的，御碑當然沒有人敢動了。本來圍場是皇家的禁地，活人進去，還要變成死的，誰敢跑到裏面去埋死人，但是有了這幢碑，康熙老爺就放下了心。

光緒年間開圍放荒，冀魯的農民便接二連三的來開墾。不久就出了一位張四皇帝。他雖然沒有他父祖的屍骨葬在山上，但他的住宅——碑亭子村——却建在山脚下，因此許多人說地方太盛，駐在地皮上面也能得着風水的力量。

張四皇帝是一位老農的綽號，他不但沒有作皇帝的野心，連當巡警的妄想他都沒有過。他只是繼續不斷的開墾，一寸一寸的把荒山墾成良田，居然就可以得着皇帝的綽號。的確，在地方平靖的時候，他的生活比從前的皇帝還舒服呢！這不是風水的力

量呀，這是他個人努力的結果。

據說他是一個貧苦無告的青年，跟着到熱河墾荒的鄉人，到了圍場。他起首替別人工作，一點一點的血汗錢積起來，他也領些荒地自己開墾。慢慢他蓋起房子來，作起買賣來，居然成了十里八里範圍內若干農民的領袖。他除了耕地管商以外，總是領着人修道種樹，廣億成是他最初的生意，（廣億成和碑亭子都有幾百間房子，村外都很有很堅固的圍牆，都是他一手經營的。）現在從四合永到邊牆山一段大路，是很平坦的，兩旁有幾萬棵白楊樹，給這荒野添了不少的美麗，增加了行旅們許多的趣味，這便是張四皇帝的賜與。他靠着他兩隻手開闢了幾百頃農田，建築了幾千間房子，他確實算得起山裏的「無冕皇帝」。

一個人只要把着一條路往前走，早晚可以達到成功的境域。這就是說，任什麼職業都有光明的結果，只看你肯不肯努力。如果每個人都把整個的精神，獻給他所能作

的事業上，自然會成功的。不但個人可以成功，國家社會也可以跟着受益。張四皇帝總可以算得我們的開墾大王了。因為他也和汽車大王，煤油大王們一樣地由艱難困苦中，得到最後的勝利。

二十，赤峯市——東蒙唯一的大商場

承德是熱河省的政治中心，赤峯便是熱河省的商業中心。因為她據着熱河的中點，四周都是很肥美的農田，——南面的平泉，北面的林東和林西，——加上四通八達的坦平大道，自然成了商穀輻湊之地了。此地有日本領事和我國的交涉署。日本派到內蒙施行煽惑工作的浪人們，都以赤峯為根據地，所以此處也是東部內蒙古的外交中心。在民國三年的時候，就由大總統命令和龍口多倫等地，同時開為商埠。

城的周圍有十八九里，東西有六里長，南北有三里寬。東西大街六條，都有七丈多寬；南北大街有四條。英金河在城北向東流過去，紅山在城的東北方面，離城有五里遠（赤峯就是紅山）。城的南北兩面，都有些小丘陵，西面却是一片河灘，英金河和錫伯河在此他會流。街裏有很多西式的建築。二道街，三道街（東西大街）是各種商市集中的區域。東橫街，西橫街（南北大街）是洋廣雜貨舖會萃的地點。所有的舊式建築

，也都特別偉大。惟有城牆太覺單薄一點。只是薄薄一層泥土，夾着草繩和木槓築起來的。這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近代城市，用不着那些深溝和高壘。全市人口約十一萬，最盛的時候，有一千七八百家生意。近來受政局的影響，已經低減到八百多戶了。市政機關是赤峯商埠局，及市公安局。

主要產物是牲畜，皮，毛，糧食，菸葉，甘草，棉花等。在各街上都有固定的市場。和承德多倫北平天津朝陽錦縣洮南等地，都常年有貿易。進口的貨物，也是應有盡有，所有內地產物，都要先到赤峯，再往蒙古人的住處運送。本地出名的人工品，是毛毯和毡靴。此處的毛毯，又細又白，又軟，的確和別處所製的不同。毡靴也純粹是用羊毛壓成的，靴筒長到膝蓋，靴底有兩寸多厚，輕而且暖，在寒帶的雪地裏，是不可少的東西。

城北有預定的商埠建築地，面積有二百方里。因為城裏的地面很大，所以現在還

沒有建築。我們駐在三道街東商會會長楊子彬的家裏。楊子彬是山東壽光縣人，在熱河作官發了財，又經營買賣。現在他們全家都躲到北平去了。有他一位族孫。在看守房屋。據他說每年在赤峰出口的糧食有五十萬石，獸皮一百二十萬張，獸毛四百餘萬斤，牲畜四萬多頭，甘草二百餘萬斤，菸葉一百數十萬斤。這位先生在商會服務，他所說的話。多少是有些根據的。

這里是一個純粹的土產商場，工業方面，還沒有相當的基礎。有的只是一個電燈廠，和一個麵粉公司。將來能把錦縣的鐵路修起來。（在赤峰各大道間，此線最短，且直接北甯路）赤峰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屬於一百一十七旅的第三第五兩團，也在今天早晨到了赤峰。接着就分向建昌營子哈拉明安去了。建昌營子在赤峰正東約七十里。哈拉明安在東南約七十里。這就是我們的障地正面和右翼的據點。原來駐在赤峰的三十一旅（熱河軍富春所部全旅共一

熱河從軍紀實

千五六百人。在兩天以前也開到黑水去了。

二十一，突如其來的敵騎

我們到了赤峯以後，第一和商會商議着籌辦糧食，這一件事很容易的就解決了。因爲赤峯是一個糧食市場。我們決定照市價購買，先付給現款一萬元，商會負責在軍用期間，市內的糧食不再漲價，第二請縣署和商會儘量搜集麻袋。因爲地凍得太硬，掘溝是掘不下去，在防禦上，只有用麻袋裝上泥土堆成壁壘的一種辦法。這一件地方官商也很願意幫忙，不過在數量上是不能預定的。第三是防備燃料的缺乏。因爲赤峯的燃料，是仰給於城東七十里的元寶山煤礦。一旦交通發生障礙，城裏燃料就要斷絕。這件事決定由軍事機關派人保護着商會招集的車輛，儘量裝運。（倘若無人保護，熱河軍隊是要捉車勒贖的）。第四是收集全市五金行的鐵絲，預備作電網。商會方面也答應盡力籌辦。此外還有一些軍事期間應有的一切手續，地方人統統很踴躍的答應隨時隨地盡力協助。很表現出一種和衷共濟的態度來，這一層無形中也增加了戰士

們的勇氣。

三月一號的早晨，我們坐着汽車到城外巡視了一周，認爲城牆破損的地方太多，於是回到城裏積極備辦麻袋，打算先把城防修補堅固。這時一百一十七旅的第二團也開進城來，團長因爲官兵們跋涉了二十多天的長途，並得不到休息的機會，決定儘在赤峯打尖的時機，教官兵們洗洗澡。洗澡是最能解疲乏的。

大約在上午九點鐘的光景，兩架敵人的飛機，從東方飛到城的上空。很低的巡視了一週，便從從容容的飛往西方去了。我們因爲自己沒有妥當的準備，——即便準備妥當也不過如此，因爲一切都是缺乏的——所以對於這驕傲的飛敵，沒有絲毫表示。同時因爲牠前幾天也光臨過，仍舊認爲牠是從遠處派來偵察的。

剛敲過九點鐘，有兩個滿頭流汗穿着長皮袍的人，由商會派人陪他們到了行營。晤談之後，知道他們是遼吉黑民衆後援會駐在大新塔拉的運輸員。（大新塔拉在赤

隆東方，離赤峯有三百五六十里。他們說，駐在開魯綏東一帶的義勇軍，（馮占海李海清等部）已經完全潰亂了。二十七日下午大部義勇軍從大新塔拉經過，秩序很紊亂，並帶着很多的女眷和小孩。按行程計算，今天晚上，這些潰兵可以到赤峯。我們問這兩位客人，綏東是怎樣失陷的，義勇軍後面有沒有進擊的敵人，這兩位客人也不能確實回答出來。因為他們兩人離開大新塔拉的時候，敵人當然還沒到大新塔拉。如果敵人先到了那里，他們兩個人也跑不出來了。他們兩人說，義勇軍的人和馬都沒經過正式的訓練。雖然有些人是抱着滿腔的義憤，預備替國民吐氣，但是一聽見槍砲飛機炸彈的聲音，就心慌意亂起來，不由得就要找向安全地帶，穩穩心氣，預備另一個機會到來，再去奮鬥。這話是有些有些合理的。雖然義勇軍裏面儘管有很多奮不顧身的勇士，却總禁不起那些怯懦者的連累。軍心是最怕動搖的啊！

這時我們雖然無從知到敵方的情況，和距離的遠近；但是開魯離赤峯有六百八十

里的路程，是最近一兩天內，決不會趕到赤峯的。於是我們立刻打電報到舊圍場和錐子山，吩咐騎兵，砲兵，和一百一十八旅，立刻起身開來赤峯。教袖充旅分佈在錐子山舊圍場之間，防備敵人來截斷。教一百一十八旅的第一團，隨着旅部開進赤峯城，另派一團從赤峯向北方分佈到大橋頭（離赤峯約百里），其餘一團，駐到赤峯舊圍場之間。又派人騎馬到建昌營子和哈拉明安，把我們所得的情形，告訴那兩位團長，並且吩咐兩團長如果遇着退過來的熱河軍，就教他們往建平方面去；遇着退下的義勇軍，就教他往烏丹方面去。不能讓他們穿過我們的陣地。

這樣的分派，在可能範圍內，已經算作得很周密的。假使有相當的時間，把以上的命令都作成事實，也或者可以支持幾天，誰知這些電報發出去不到一點鐘，情形便又變化了。

十二點鐘，派往撤水坡查看地勢的兩位參謀回來了。他們說敵人的騎兵，已經在

城東北六七十里遠的大路上。大隊潰逃的義勇軍，在城東北三四十里的地方往西北跑下去了。這種情況，有些是眼見的，也有些是義勇軍告知的。他們說過之後，拿出一張名片來，是一位義勇軍軍官的私人通報：

通報

敬陳者日人於本日（廿八日）下午六時由曲家灣子哈拉道口分頭向烏丹赤峯兩方進攻。敵軍不意，被敵沖退。刻下敵軍已達三區新井，而敵方隨同進展中，仰祈貴軍火速準備防禦，是乃邦家之幸也。萬急，萬急。

鄭廣

啓

於三月一日早三時

福印

由新井發，

一另面印着這位軍官的官銜姓名籍貫：

吉林救國軍第三路四支隊三十九團中校團附鄭廣福

永久河北，

熱河從軍紀實

一〇七

這通報是用鉛筆寫的，從字跡上看出寫時的慌亂情緒。這是我們作戰期間惟一的「通報」。此外任何方面沒有一點消息給我們。這唯一的通報還是鄭君個人一點愛國心的表現啊。由這一個小小的紙片，我們知道敵人是可以在今天來到赤峯的。於是立刻把在赤峯僅有的李團，從漢塘裏集合起來，由李團長帶着兩營，立刻出城往撒水坡一路迎敵去。其餘的一營，和一百一十七旅旅部直屬的手槍連，教導連，留在城裏分配到城關守城。當時的情形，確實有些和「空城計」相彷彿，都覺着司馬懿的大兵來得好快。不過來的人不是司馬懿，即便城裏有飲酒撫琴的諸葛亮，也不能把他嚇退到四十里以外去。

在下午四點多鐘，赤峯東北梁底地方，兩軍便開始射擊起來了。

二十二，把我們的軍事賬結結看

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古今中外，拿戰爭作事業的人們公共承認是不錯的。我們因為經濟困難，交通器具不完備，友軍根本沒有聯絡，上級司令部還沒有組織起來，到了赤峯就和趙進鼓裏一樣，什麼消息也無從知道。對於「彼」的情形，簡直是莫明其妙。假使敗退的義勇軍，不從赤峯一路跑下來，也許我們會在睡夢中被敵人殺死。不知彼而能知己，也可在戰爭之先加一番估量。所以在我要述說戰爭情形以前，應當把自己一方面的情形，重新總結一下，使讀者對於事實有個明瞭的概念：

甲、軍隊分佈的太散漫

一、赤峯東南七十里哈拉明安一團，（約兩千人）最早在一日上午到達，赤峯開火時，該團還不能展開。

熱河從軍紀實

二、赤峯正東七十里建昌營子一團，情形和哈拉明安那一團一樣。

三、赤峯城裏一團，已派兩營出城迎敵。

四、舊圍場一帶一旅。離赤峯一百八十里，按着一日的命令飛跑，也要二日下午才可以到赤峯。

五、砲隊，馬隊，都遠在碑亭子邊牆山一帶，離赤峯約三百里，沒有三天的時間，到不了赤峯。出城抗敵的兩營，只有一連追擊砲。

六、錐子山一帶一旅。離赤峯也有三百多里。一日給他們的命令，教他們警戒錐子山舊圍場一帶。

乙、軍火太少糧食不多兵的衣服太薄

一、每兵有子彈二百粒，大刀一把，手榴彈四顆。（有些兵是沒有槍的）

二、輜重集存在廣億成，離赤峯約三百里。

三、大多數兵只穿一身棉褲襖，和一件棉大衣。三個人能公有一件皮背心。此外每人可以有一條線毯子，一頂棉軍帽。

四、每部只有支持五天或七天的糧食。

丙、敵我間簡單的比較

一、敵軍有飛機，

我軍無飛機，

二、敵軍有坦克車，

我軍連汽車也不多，

三、敵軍有裝甲汽車，

我軍有藤袋和樹枝，

四、敵軍用最新的自動步槍，

我軍有三八式槍和大刀，

五、敵軍有皮衣，皮靴，皮帽，

我軍三個人一件皮背心，

六、敵軍坐汽車進行，

我軍每天步行七十里，已經走過二十天

沒休息過，

七、敵軍對於我們的一切都明白，

我軍直到最後，也不知道敵軍的確數，
和部隊番號等，

我們的設備簡陋，兵士疲勞，彈藥缺乏，駐地散漫，因為根本沒接到作戰命令，所以在布置上。並沒有作戰的形勢。最可怕的，是交通不便，傳達一件命令，至少要用一天的時間。尤其可怪的，是我們國墓的空軍，沒有一架飛機派到戰地來服務。也許是路途太遠，那些小飛機飛不到。再不然山太高，小飛機飛不過來。此外我再想不出爲什麼空軍不來參戰的理由。

二十三、一晝夜的戰鬥經過

一一七旅第二團團長帶領兩營步兵，和一連追擊敵隊，出城往撒水坡一路走去。不久便和敵人在離城約二十里的梁底地方碰見了。這時是三月一日的下午四點鐘。敵人發現了我軍之後，立刻把梁底大道兩旁的高地佔領着，佈開陣勢，對我軍發槍。我軍只好佔了一道沙崗子的後背，伏下去應戰。據李團長的報告，說敵方有坦克車四輛，裝甲汽車十幾輛，騎兵一千餘名。雙方火線交接了以後，天就昏黑了。當時彼此都不十分明瞭對方的虛實，只是間歇的發着槍砲，壓住陣腳。

這時忽然有一千多騎兵，從東方來到赤峯。他們要求進城過宿，我們派人看過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首領交涉，結果讓他們從城裏通過，到城西南五里以外的村莊去歇宿。他們多半沒有槍，有槍的也把槍口向下背在背上，每人騎着一匹徧身流汗的馬；在守城兵的嚴重監視中，從東門進來經過三道街。走出西門去。他們走出去不久，

城西南的山崗上，便不住的聽見槍聲。這對我們倒又添了不少的顧慮，起初我們當是敵人，以後知道是出城的義勇軍拿子彈當爆竹放着玩。這是國人一年來信託的義而又勇的軍隊，就是這樣不負責任的開玩笑。

雙方相持着，雖然詭渡過這漫漫的長夜，但在天明以前，如不能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我們就不能支持下去。不過兵力分散得太遠，一時調集不到。距離最近的，只有建昌營子，和哈拉朋安的兩團。他們的位置是遠在敵軍左側背後五十里，使他們兩團派出一部份去攻擊敵人的側背，是在現狀下比較可能的一件事。於是立刻給鄭團長團長每人一件命令，教他們見到命令，立刻各派一營由團長帶着去攻擊敵人的後背。其餘的四營，也趕快撤回赤峯。可憐我們連傳令的馬匹也沒有。只得雇了兩個警察，騎着縣政府的馬，連夜分頭送去。彼次相距七十里，最快要天明才能送到。他們兩團距敵人陣線，也有六七十里。即使他們接到命令，就立刻出動，也要二日下午才能

趕到目的地。這希望已經是很淡薄的了。那知直到我們離開赤峯，也沒有接到回信。送信的人始終沒回來。

第二個希望，是舊圍場的劉旅，能照着命令的預期，在明天早晨有一團到赤峯。再盼望軍司令部能連夜用汽車載幾尊砲來。這時有線電已經打不通，大約是被敵人的間諜破壞了，我們唯一的通訊機關只有一架小無線電台，便發無線電給軍部和一一八旅。

八點多鐘敵軍忽然對我們猛烈攻擊起來。大約他們因為相持了四小時之久。沒有兵從城裏增加到前綫去，猜想到我們的兵力單薄，想一下把前綫上的兩營來打退。這一陣確實很猛烈，砲聲接續不斷，從電話聽筒裏，也聽得見爆竹一般的槍聲。這時知道敵軍的兵力不只兩營，而他們的自動步槍，一支也抵得五六支普通步槍。我們的子彈是一粒一粒的往外發，自動步槍可以在二十粒子彈內隨便連發。甚至於可以把二十

粒一齊連發出來。在彈雨疏密的比較上，我們已是不容易支持，何況在另一方面，我們是用迫擊砲對待敵人的大砲呢。在這危急的當兒，終於由副軍長帶着一百一十七旅的教導連，從紅山繞到敵軍的右側，和正面的李團，約好了時間，同時對敵人猛烈反攻了一陣。敵人猜不定右側增加兵力的多少，當時退回原陣地，仍舊彼此相持着。這半小時的進攻，便有一百多無名英雄，（他們原都有名字的，不過沒有人替他們宣傳鼓吹）喪身在沙場上。他們是爲國犧牲了！他們的靈魂將永遠漂蕩在這戰場上！追念着他們的家和我們的國。此外受傷的也有二百多人。假使遼吉黑民衆後援會的慈善醫院，不是設在赤峯的話，這些受傷的志士，也都不免一死。因爲我們的醫院，也遠在錐子山。當時戰場上並沒有救護隊，所以死的就放在那裏沒人問，傷的不過臨時由各連的醫兵，抬到附近的鄉村裏去。事後慈善醫院才給他們治療。

副軍長回到行營，已經是二日上午三點鐘。他的大衣上有五六個小洞，皮帽子上

也有兩三條子彈擦過的痕跡。這些洞和痕，便是他抗日唯一的收穫。

當那一批義勇軍走過去以後，一些義勇軍的首領，——馬占海，邵斌山，劉警忠——和要往建平去還沒去的富蘭亭（富春字）旅長，都到行營來，說他們的計劃。最後他們和我們的軍長約定明天早晨見面，並且每人要去一張臨時城關通行證，預備常到行營裏來和軍長研究一切。後來知道他們當夜都出城去了。

鐵絲是沒有辦得到，電網是裝不起來了。麻袋也只有兩千多條，這一夜留在城裏的一營兵，除了警戒城門和路口以外，就徹夜的用這僅有的麻袋包，在各城門和城缺口建築防禦物。

時間一分一秒地走着，終於把一個漫漫長夜走完。我們的希望仍舊一點消息也沒有。雖然通夜不斷的往北平承德發電報，但所接到的回電，又都是答復兩天以前的問題，對於我們現在的處境，似乎還都沒明瞭。本來我們中國官府裏的公文，都有一定

的收發程序和時間。你不把時間逢得很巧，你送到官府裏去的消息，是不會立刻傳到首腦眼前的。終於天明了，敵人攻上來了。

在黎明六點鐘（三月二日）和我們相持一夜的敵軍，又開始對我們猛攻。而在黎明第一件，從戰線上送來的報告，是說夜間凍死二十多個兵士。這是使人太痛心的一件事。他們是爲保守國土，在和敵人打仗。他們沒被子彈打死，却被軍衣把他們弄死。這太使人難堪了。我們聽見這個消息，不約而同的大家紅了眼圈，落下淚來。在電話聽筒裏，聽那剛長的話聲，也是哽咽着。我們看到自己身上的皮衣，真有些要慚愧死。心裏像有木棍橫塞着那樣不好受。他們是在沙戰上凍死的啊！其餘沒有凍死的人，手脚也僵了！拉不開搶上的鐵栓了！這時司令官也沒有法子來改變陣綫上的情況，只有教他們維持原陣地，等候援軍。這陣地能維持得住嗎？

血總是熱的，無論怎麼冷，都能用興奮的熱血來溫暖過來。敵人開始猛攻，他們

——前綫的戰士們——不由得都奮起熱血，作最後的掙扎。僵硬的手和腳，也活動了。儘着現有的力量拚罷！這樣槍聲不斷地打了兩點鐘，敵軍看出我們沒有增援的軍隊，便一陣砲火掩護着他們的戰鬥員，猛的對我們衝了過來。敵人越逼越近，我們的人是越倒越多，終於在子彈打盡了，炸彈拋完了的時候，剩下幾百沒有打死的人，便拋棄了陣地，往西南方向退下去了。

一百一十七旅旅部是設在東門外，同是也被敵人的飛機，從無線電的發動機聲音上發現了。飛機順便投下幾枚炸彈，把我們僅有的一架無線電台，立時炸得粉碎。從此我們對外絕對不能通訊了。

兩架飛機在城的上空盤旋了一陣，就分向東西兩方飛去。向東飛的一架，當然是回去報告情形；向西飛的一架，也許是查看我們後方的軍隊。在正午左右我們聽到西方遠處有炸彈爆發聲，大約是敵機對我們東進的部隊，在轟炸着。

敵軍得到我們前綫陣地以後，就進到紅山。把裝甲車和坦克車排列在山下當營房。同時派兩股騎兵，從城南城北兩路，往西去追擊退却的李團。這時我們在城裏，除了一陣陣被飛機擾亂着以外，聽不見別的聲音。這時稍爲安靜了一點，大家靜盼望援軍的到來。

早晨剛亮的時候，城裏的民衆，紛紛把熱稀飯送給守城的官兵。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犒勞。這稀飯裏帶着多少同胞們熱情的安慰。吃的時候，稀飯已經凍成冰塊。戰士們用刀分割着吃下去，很奮興地接受這民衆的熱情和熱望。同時縣長，市政總辦，和一切官紳，也在天剛明的時候，跑到行營裏要通行證。說要把家眷送出城去，本來他自己也是家眷中的一份子，所以他們也一同溜出去了。這便是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的區分。送稀飯和送家眷，便是這兩種人內心的表現。按動物學上的區分，就應該是把他們分作熱血動物和冷血動物。我們要知道，中國儘有許多愛國的同胞；不過他們

因爲他們那些溫和的熱誠，抵不過尖刻的冷氣；所以愛國的真正國民，始終被壓在下層社會，不得預聞國事，而任那些冷血者來宰割。

正在大家渴望着的時候，一百一十八旅第一團團長從舊圍場趕到赤峯來。雖然只是他和他的護兵兩個人，也很能從沈悶中把我們振作起來。因爲我們可以知道舊圍場的兵是什麼時候出動的，也可以計算出什麼時候他們可以到赤峯。

這一團是一日開到溝，（在赤峯西九十里）二日早兩點從猴頭溝起身。團長是騎着馬飛跑來的。按隊 算計，這一團隊伍，至早也須十一點以後才能到赤峯。雖然八點到十一點，有三個小時的工夫；但三個小時是很容易度過的。這是我們在三月二日這一天中間，唯一的希望。

九點十點十一點三個小時很快的過去了。我們所盼望的軍隊，却始終沒有來到。從西方遠處的炸彈響聲裏，我們猜定那在進行的軍隊，是受着敵軍飛機的壓迫，不能

順利進行，我們是沒有飛機的，只好聽其自然了。

十二點以後追擊二團的敵騎，逐漸的回到紅山。又從紅山會同着他們的裝甲車坦克車一步一步向城外逼進。他們從從容容地在城周外一里多路距離的地帶，三個一堆。五個一簇的掩蔽在石塊田堰之後，對城牆上的守兵發槍。砲架在紅山上，對城裏開始射擊。又把機關槍分布在各城門外的要道口上。這時從城上看他們的人數，也不過一千六七百人。這一千六七百人，却把我們困住了。他們把馬都藏在紅山西坡的樹林裏，開始攻城。我們只好用這僅有的一營守兵，嚴靜地分守在城上。這些守兵除去步槍以外，只每人有四顆手榴彈。我們約定輕易不要發槍，靜等他們逼近城下的時候，用手榴彈轟炸。如果猴頭溝開來的一團，可以按時趕到。那麼裏外夾攻起來，這一千多日本兵，是跑不掉一個的。可惜這個預期，始終沒能實現。

飛機飛得很低，對着城牆不住的用機關槍掃射。砲又掃得很準確，從一點到四點

的期間，對行營發來有八九十砲，每一顆砲彈都炸在行營的上空。步槍，機關槍，砲彈，飛機，幾種聲音包圍着這赤峯市。我們確實已經把生死的問題，放在腦後；但想到沒有開展的希望，沒有通訊方法，也感到煩躁不安。

敵人的砲彈愈來愈緊，攻城的敵兵，也越逼越近；我們的盼望，仍舊一點消息也沒有。這時有人勸我們的軍長乘機退出城去，免得作此無謂的犧牲。他毫不遲疑的回答道：

『我這樣退出城去，有什麼臉見人。一兩千敵人，就把我們打退，那簡直成了笑話。我平生也沒打過這樣丟人的仗。並且赤峯就是我死的地方。我能死在赤峯，我一生的事業，就算成功了。誰怕死誰先走，再不要拿這話來勸我。』

這確是值得我來特別記載的幾句話，也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幾句話。如果四萬萬人或是全國幾百萬兵，都這樣抱定必死之心，那不但熱河不會失陷，東三省也可以收復

回來，日本人也不敢這樣長驅直入的來欺負我們。雖然仗是打敗了，但我們要把致敗的原因一層層的推想，我們覺得在赤峯的戰爭，是雖敗猶榮的，因為我們是奉命作工，而遭遇了意外的襲擊。

下午四點鐘以後，敵兵逼到了城根。坦克車上的砲，接連着對東城門的薄木板發射。我們的手榴彈拋完了，門板打碎了，守城的一營兵士死傷到四分之一以上。東北城牆被砲轟倒了一片，敵人眼看就要打進來，兵心也有點動搖了。因為他們沒有子彈，便鼓不起勇氣來。我們在東大街裝置麻袋，預備最後死拼。這時副官長急忙忙從東門回到行營，說「守城的兵已經沒有子彈了，眼看敵人就要進城，請軍長到東門督戰，不然就把守不住。」大門外有縣署派來聽差的五匹馬，副官長和其餘幾位衛士，圍着軍長騎上馬向東門跑去，走到東大街。副官長便勒轉馬頭折向南，轉向西，緊打了幾鞭，直往西門奔去。原來副官長看到時機危迫，拿請軍長督戰的話，驅軍長出城。

我那時在門外看到他們馬頭轉到西面去，我也明白事情是完了。我便回到行營，招集那十幾位同事，順着三道街走下去。這時砲彈仍是不斷的在上空爆炸，我們也只好聽其自然。想躲也躲不了。有幾個守街口的兵，也想和我們一同往外走，却都被他們的旅長喝住了。我們往外走的時候，街裏秩序很平靖，這裏我們要佩服那位旅長的鎮靜。他雖然也免不了走，但他終於把殘餘的幾百人集合起來，領着退出城外。我走出行營的時候，是下午四點半。大約赤峯的失陷，當在那時的一點鐘以後。這裏我要特別記一行字，要國人永遠不要忘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日下午五時日軍陷赤峯。

這樣可愛的赤峯，我只和她同居了四十八小時，而且是匆匆未及道別的和她分手。什麼時候我可以再和她相會呢！

二十四，從死裏跑回來

一般人總說死和睡覺一樣，其實這話是不對的。睡覺有時還有些夢境使你醒後留一點印像，死後是任什麼也不知道。這事我有一小時以上的經驗，這是一般人所不容易得到的，也許是他們不願意的機會。記得西哲蘇格拉底曾感歎着人們沒有從死裏跑回來的，不能闡明他的學理。現在我總算從死裏跑回來了。可惜我不是研究哲學的人。不知道蘇格拉底那句話是指着那一個學理發出的，不然，我倒可以替他作一個證明者了。

我們到赤峯的時候，原來帶有兩部汽車，這是我們僅有的交通器具。我們往城外走的時候，並沒顧到通知汽車夫。等我們走出行營半里多路以後，兩輛汽車中的一輛，便很快的開出來。這時空中的砲彈不住的炸裂，步槍子彈也醜醜的從頭上經過。在這生死不定的緊急關頭，這輛汽車，真比沙漠裏的水泉還可貴，汽車並沒停下，已經

有十幾個人爬了上去，當牠走到我的近旁，我也攀住了車緣板，預備爬上去。當我舉起右腿要邁進車箱的時候，砰的一聲在車的後方上空裏炸了一顆砲彈，一塊砲彈皮斜碰到我攀着車緣板的左臂上，車子猛地向前一踴，我那失去知覺的左手猛的一鬆，我從車緣上倒了下去。最後存在腦筋裏那些危險與掙扎的觀念，霎時間和我的知覺都絕了緣，我便任什麼事也不知道的死了過去。果然能這樣長久死下去，那末這種毫無痛苦的死法，倒是最合適的法子。因為那時既沒有生理上的痛苦病狀，也沒有精神上的恐懼心理。更沒有你撒手不下而留戀的事情來惹起你的悲傷。生和死之間，總是界限混淆，而要生出些糾紛纏綿繚戀的情事，使你在臨死之前心不靜，而戰場上的死却是斬釘截鐵，很痛快的從生急轉直下的轉到死。因此就省掉了不少酸痛的情緒，世界上不少厭世求死的人們，請你們到戰場上去罷！

下午六點鐘黃昏的時候，我活了過來。我睜開眼的一剎那，我疑心我是在上海或

是在北平。轉念之後才想到我是在赤峯，想到我是摔死在三道街上，因想到或是有人救了我。仔細看去，我自己是面孔朝下伏在兩隻汽油箱上，又看見汽油箱是放在一輛汽車上。這汽車的發現，使我疑心我仍舊是死着，而坐汽車往鄭都城去的。轉眼看到旁邊躺着一個滿身染着血跡的兵，這更證明了我的設想是對的。我便問那兵，是不是昨夜裏死的。這句話引得坐在車上的兵士們，發出一聲微笑。他們的微笑，引得我來轉動身體。想看看什麼人發笑。這時我才覺得我的左臂和左腿已經痛得很利害，而不能轉動。

我看到車上的人，不是和我同時攀上車的那些人。我便問他們「怎麼樣了？」他們給我一個簡單的回答：

『不要緊了。』

『是怎樣一回事呢？』我問，

『你死在路上，我們把你抬上車來。』

『現在呢？』

『現在我們出城有三十里了，因為迷了路停在這裡。你看看往那裏走對？』

這樣我才知道我是死而復生。他們把我抬進一個鄉村的破草屋裏，先解決進行的方向。

我從地圖上判定停車的地點，應當是赤峯西南的三叉口。村裏民人都逃淨了，這判斷也無從證明。我的意思主張順着北路到大廟。汽車夫以為這條不會走過的路不好走，主張順着大道往舊圍場去。這時我知道現在所坐的是另一輛車，同車的人却又顧慮着敵人的坦克車要往大道上來搜索。正在這當兒，跑來一個兵。他說：「有一營兵從西方來到赤峯西北的鴨子河。他們在接應城裏的守兵，軍長往大廟去了。有一輛汽車在鴨子河顛覆了。有一位副官的兩條腿都被軋斷了。」我們根據這個兵的話，決定

也往大廟一路去。因為路都夾在山澗裏，崎嶇不平，實在有些不好走。汽車夫幾次要停下來歇宿。半夜到了一個村子叫做初頭郎，我們才停下。

據同車的人說，我當時跌到大街上，第一輛汽車當然顧不得管我的死活。第二輛汽車走到我的身旁，因為油管被沙子塞住，停下來收拾。這時車上的人有認識我這面孔的，主張着把我抬到車上。這時我明白我的左臂是被彈皮打着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左腿也會痛。據他們說我的腿是被第一輛汽車軋着的，我却不十分相信。因為我跌下來，車就開出去很遠，決不會軋到我的腿上。我想或是第二輛車軋了我的腿，那時在街上躺着一個死人，開汽車的決不會特別去躲避的。車子也許是軋了我的腿以後，發生油管阻塞的毛病，在他們收拾車的時候，看出被軋的是我，（汽車夫認識我的面孔）所以把我抬上車去。現在他總不願意使我知道是他的車軋了我，但我的生命確因牠這一軋而獲得復甦的機會。不然此刻早作了敵人刺刀下的新鬼了。這車上的兵，和

開汽車的人，就都是我這第二段生命的賜與者。

在初頭郎，村裏人給我一包藥粉，教我用酒吃下一半，其餘用酒調起來塗在傷處。我因為腿腫得太粗，除非把褲管剪開，是不能脫下來的；而在冷天的旅途中，把軋傷的皮肉凍在外邊，恐怕要潰爛，所以我只把藥粉塗一些到左臂的傷痕上，其餘吃了下去，並沒往腿上塗。這藥很有效，吃下不久便減輕了痛疼。村人不住地，問能不能奪回赤峯來，不期而然的流露出酸凄冷淡的神色，而相互覷視着，我沒有話來回答他們，我只有拿「聽命運罷！」一句話告訴他們。這時心裏說不出是酸是辣，總是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想到國土是這樣容易地失掉了，想人民是這樣失所憑依的酸痛，我倒不如一直死下去的痛快了！

二十五、初頭郎到錐子山。

初頭郎深處在一個山窪裏，錐赤峯不過五十里路。在這種時機，在這種地方，沒有萬分的必要，決不肯停留在這裏的。而且在這個山溝裏，任什麼消息也聽不到，更是悶人欲死。我們讓開車的吃了東西之後，就在三日上午兩點多鐘起身往大廟去。我們的意思是想在那里可以碰見軍長。

在北塞荒山的深夜裏，冷得格外起勁，坐着沒有上蓋的車，處處又和無情的西北風做對頭，頭面手脚都完全失去了溫度。路是一上一下的起伏不平，車上的人不時要下來推着車子走。我雖然因為腿臂不能行動，用不着推車子。但有時也要下來拄着棍子走幾步，因為在很陡的坡路上，車子是容易滾下來的。假如不是兩位同事朋友（他們是從錐子山到大廟赤峯一路測繪地圖的在初頭郎和我遇着）兩人扶持着我安慰着我，我簡直沒有活下去的心思。想到車輪下的國土，是走出一步少一步，又禁不住要流

出酸淚來。這是日本五十年維新的表現，這也是我國四萬萬人驕奢淫佚自私自利的結果。

四十里的山路，汽車走了五點鐘。在上午七時到達大廟村。從汽車的速率上，你可知道這路是怎樣的難走。也許幾千萬年以前，陵谷變遷的時候，造物者預先知道此夜此地有這樣一齣悲劇，故意把地壳造得崎嶇曲折，好使這多情的大地，阻住我們的車輪；在這永別的時候，教軍中人多看她幾眼。大地啊！世界上對於領土最無情意的，就是我們中國人，你錯用情了啊！

我們要打聽一些消息，就跑到村裏的公安局裏。這時雪降得很大，分局的局長昨天跟隨着縣長往隆化去了。只有幾個警士在這里看門，什麼事情他們也不知道。我們恢復了體溫，吃下幾碗米粥，又在大風雪裏上車開行。這風雪實在太厲害，三四十步以外什麼也看不見。雪像針一樣往臉上刺，風像鬼一樣在空中喊。牠們是替大地叫屈

罷！牠們是在阻攔我們！牠們是在咒罵我們，責打我們！我們不敢辨駁，只有含着淚，縮着頭，忍受着。

車不住的壞，一整天的工夫，只走出八十里路。在十六分地一個駱駝店裏宿下。四日早晨從十六分地到新撥。這里有本軍的兵站，我們在這里他發了一頓早飯，這是兩天來沒有得到的。新撥是一個大村莊，有十幾家糧店。去年劉桂棠在這里盤踞着，把所有全村的米穀錢財，整個劫去。熱河軍來剿他，他和剿匪軍的旅長倒結了拜盟的兄弟。最後附近的村民，聯合起來，和他對抗了七八天，他才往東北竄去。現在村外的岩石上，還有不少的血跡。這一類的事情，差不多全國都有，所以中國國民大多數認為國家是官兒們的私產，官兒們的私產，被外國人劫去，在民衆也許在暗地裏說「看你們還胡鬧不」。所以熱河人有「甯作亡國奴，不爲湯氏」的高調。劉桂棠由土匪變成國軍，由國軍再變成土匪，最近又變成「偽國」的先鋒大將，同時仍有變

成國軍軍長的可能。把這些事的因果都根究明白，究竟怨誰呢？誰我們也不要怨，因為誰都有一部份理由。上至全國最高領袖，下至一個小毛賊，都有很好的理由把責任脫卸下去。我們怨我們自己罷！因為這是整個民族不覺悟不振作的結果。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民族中的一份子。

新撥到錐子山有一百里路，這條路完全夾在兩個山嶺裏，兩旁的山都被着厚厚的白雪，好像是穿着喪服，追悼失去的國土。有時在雪裏露出幾塊黑石頭來，又像怒視着的幾隻大眼睛。牠們是在怒視我們，怒我們不爭氣。

這一路格外不好走，有時陷在雪裏，有時落在河裏，有時碰到石塊上。五點鐘過了棋盤山，夜裏十一點才到了錐子山，錐子山離棋盤山不過四十里路。

二十六、錐子山和半截塔

錐子山原本是圍場縣一個山村，因為開放圍場以後，所有圍場裏的木材，都集中在這裏出賣，地方就一天一天的興盛起來。起初官府在這裏設立木殖局，後來圍場縣商會也設在此地，就把原來的圍場縣城冷落下去，不久縣政府也就聘了過來。城建在興安嶺和七老圖山中間的山谷裏，東南西三面都有高山圍繞着，北面是一條深澗直通新撥，西面離城二三里遠，有一個特別高聳的山峯，像一根粗大的鐵錐子，因此這地方就叫錐子山。

城裏的大街都有五六丈寬，商業中木料行最多，其次就是糧行，戲園澡塘飯館也應有盡有。在街上擺攤子的小販，多半賣烟具：槍，燈，斗，盒，堆得像一座一座的小山，簡直像在開烟具展覽會一樣。在這里得到承德失守的消息，據說三月三日以前，平泉的軍隊就不戰而退，熱河省城的官吏和駐軍，也都陸續逃走。楊主席也在那

天離了省城。他走到灤平，知道並沒有日本兵到熱河去，他又回到熱河。他回去的時候。所謂熱河的要人們，早一個也不見了。第到第二天（四日）湯主席仍舊走開，從灤平往豐甯去了。四日的午後，一百二十個日本憲兵，坐着幾輛裝甲車，便長驅直入的進了熱河城，簡直是入了無人之境。從這一百二十人的輕入熱河上推測，可以知道源平泉一帶的幾萬大兵，根本就沒和敵人對抗過。

五日早八點軍長到錐子山，這時接到舊圍場劉旅長的報告，說該旅從昨天下午起在雲鍋地一帶依據倉頭驢山嶺，和敵兵對抗。夜間抄襲敵背的時候，衛團有一連人全數覆沒。劉旅長向來是很奮勇的，我們都相信他決不肯輕易撤退，不過想到那些不戰而逃的友軍，就不禁要替這突出的孤軍担心，即使全部犧牲，也無補於國事。

連日從錐子山經過，往察哈爾退却的熱河軍和義勇軍有三萬多人，據說劉桂棠已經進佔林西；南路敵兵已經達到隆化。我們把這一切的情形，電報到軍委分會，請示

辦法。回電是讓我們設法和多倫的趙承綬部聯絡，好葆全實力。這意思是教我們往察哈爾退却。不過字面上沒有露出來。

多倫到錐子山二百八十里，西半一百餘里，沒有居民。這幾天已經有幾萬義勇軍在這條路上走着。倘若我們也走這一條路，事實上定有許多困難。我們決定走郭家屯豐甯大關一帶，免得路上擁擠。在可能範圍中，仍不輕易離開熱河邊境。

友人姚雲章請到紅十字會一位醫生，給我診察左臂和左腿上的傷痕。解開褲管，露出紫黃的皮色。從踝骨到膝下，腫得像一隻水罐，上面還印着人字形的汽車帶花紋。迎面骨的內側，有一條很長很堅硬的東西，附黏着腿骨。其餘好像皮裏滿裝着液體一樣。醫生判到腿骨沒有折斷，而在骨旁附着的硬塊，又像是腿骨上劈下來的。他因為器具不完全，不能剖開看，他只給一包止痛的藥，讓我吃下去。以外用藥治藥，貼到皮膚上來消腫。左臂上傷痕不大，已經不感着痛疼，不過動轉時覺得不靈活。

我的四肢有兩肢不能工作，我決定到錐子山西方的半截塔養息幾天。半截塔是熱河西邊一個大村鎮，離錐子山七十里。三月六日的上午十點鐘，我坐着一輛轎車，離開錐子山。路上經過一個山嶺叫道壩子，坡度很大，車夫和我的從人，兩個人用繩子拉着車尾巴，慢慢把車放下坡去，再把我來抬上車子，才走過去。過了壩子，就是著名的雁過白川。半截塔就在這川裏。（熱河西部人稱山嶺曰壩，稱山嶺和山嶺之間的河流曰川。察哈爾東部也是這樣。）

我到半截塔的時候，有兩千多義勇軍已經在城裏宿下。除了一部份商人以外，居民都逃到別處去了。棧房都成了司令部，我只得駐到一家糧店裏。這一夜義勇軍挨戶敲門，進去搜索財物。我住宿的一家糧店，因為我的關係，沒有受着損失。第二天便有很多人來要我保護他們，我們一共三個人，連一把刀也沒有，怎能保護他們呢。結果三個人分駐到三處，車夫留在原住那一家，從人住到另一家店舖，我自己住到民團

團總閻子貞家裏。以外又寫了很多紅紙條，寫着本軍某團某營的字樣，貼到幾家店舖的門外，把空房子留出來，讓後來的義勇軍駐宿。（他們每天有一兩千人經過）這樣倒很有效驗，七八兩日，都很平安的過去了。

村裏有一千五百多戶人家，分住在兩個土城裏。北城裏有一個三層的古塔，據說是元朝的建築物，兩村就是因此命名的。所有圍場西部和豐甯北部的糧食，都在這裏集中，商業也很繁盛，過此以西，就是一片荒野了。

七日這一天，村民傳說巨匪李景存要劫半截塔。李景存是熱河西部的大桿子，有匪二千餘人。在熱河察東山谷裏，橫行十多年。現時在豐甯縣境內，離半截塔只一百里的地方。村民聽到這種消息，都惶恐不安起來。他們讓我寫信給我們的軍長，請求派兵到這裏鎮壓。恰巧八日的夜裏，我們的司令部就從錐子山移住到這裏。村民才放下驚心。想到比李景存還殘酷的倭寇，又將怎麼辦呢。

在半截塔三天，左腿腫得更兇。最後決定到北平診治。

二十七，荒野中的一夜

熱河是一步一步的被敵人佔領了！十五萬國軍，在一星期之間幾乎逃散淨盡。只有這殘餘的兩萬多人，還在最西一角的熱河區域裏徘徊着。（這兩萬多人雖然是抱殘守缺的徘徊到兩個月之久，終久免不了退出來。）在那已失的國土裏，還有幾百戰死凍死者的屍骨，還有幾百折臂斷腿的傷兵，我們怎樣安慰他們呢？當我要離開半截塔的時候，這些事都映在腦海裏。

半截塔到多倫只二百一十里路。我們想，一天總可以走得到。那知壞車壞路上的程途，是不能預定的。終於把時間消磨在修理車子上，使我在熱河的西邊荒野裏逗留了一夜。這也許是大地惜別的一點深心罷！

走過六十棵楊樹，天又降下雪來。唯一引路的车跡，不久便埋到雪裏去。廣漠的

荒野裏，任什麼辨別方向的標識也沒有。常常等車子陷到雪坑裏，才知道是走錯了路。這種事也消費了不少的時間。到離半截塔七十里的大柳塘，已經是下午一點鐘。我們明明知道在狂風大雪裏，走四無人烟的曠野，是免不掉困難的；但大柳塘只有一戶農民，萬不能容三十多人來投宿。前途只有二百里路，假定容易走的話，也不過四個鐘點就到了。我們終於離了山村接續着進行。

過了大柳塘以後，地勢又漸漸高起來。有些小坡，簡直是直豎着。依仗着人多，大家把車子來推着拉着，甚至於抬着，把一個一個的小坡都爬了過去。大家都覺得前途的路再壞也不過如此，便也不以為意；並且冷得極了，還可以拿推車拉車當運動，出一點熱汗。

最後一個陡坡阻住了去路，因為坡上的雪結成冰，把車子推到半坡，再也推不上去。推上一尺，一緩手就滑下來。同行三十幾個人，除了我和團場縣長范鶴軒的夫人

小孩以外，都累得滿頭冒熱汽，終究推不上去。從下午三點推到下午五點，車子始終還在半坡上，沒能上進一步。天漸漸黑暗下去，我獨坐在一輛小車裏，乾着急沒有辦法。聽着風吹着山頂上的草，發出攸攸的聲音，好像是子彈擦空氣的響聲。遠處山頂上，恰巧在這時轉出七八個大漢，背着槍，拉着兩隻駱駝。我們便猜定他們是土匪。我們雖有三十多人，但都沒有武器。固然土匪也沒有什麼不得了的可怕處，但總是不碰着好些。等那七八個人走過來以後，才知道他們是趙承綬軍的前哨。我們請他們幫助我們把車子推上山去，他們笑了一笑，話也沒回就走過去。這時一般人在冷風裏餓着肚子。用了半天力，實在不能支持。范縣長的小孩們凍得哭起來，我們決定宿在這里。於是退到二里遠路旁一座茅屋裏住下。

三間茅屋，屋主人大概逃到別處去了。西頭一間住着路上逢着那七八個山西兵，中間一間也有幾個山西兵駐着，只有東頭一間是空着的。我們把這一間讓范縣長的女

眷和小孩住下。我們二十多人擠在中間裏。屋裏的門窗板都被他們山西兵燒了火。風雪毫無阻攔的吹進屋來。說是住在屋子裏，其實和野外一樣。汽車夫是有行路經驗的，他們在半截塔帶了一桶小米飯，用火薰溫和了，大家分配着吃下去。這一夜的工夫，大家圍在火邊，煮雪水談天度過去。風吹着，雪打着，烟薰着，肚子餓着，這是誰賜給我們的？也就算是自作自受罷！不過作的人有四萬萬，受的人只是我們幾個倒霉鬼。多情的大地，留戀着不願我們走開，這是大地的深情厚意；不過大地給我們的待遇太壞了，讓我們沒法子來接受。嗚嗚的狂風，好像替大地說話，牠說：『你們這樣不爭氣不要臉的主人，也得給點苦頭你們嘗嘗。不是你們和仇人打兩天仗，我們留也不留你們呢！』

天明了，風仍舊吹着，雪仍舊下着，肚子餓着，更加上精神疲倦着，車子依然是推不上去！

義勇軍一批一批的走過去，我們請他們幫忙推車子，他們總是嘻笑着走過去，十足的露着「隔岸觀火」的神氣。假定這時有敵人追來，我想我這不能走的人，一定要被遺棄在這里，教敵人用刺刀刺殺我，誰讓我自不小心把腿弄壞了呢！

最後我相信哀求他們幫忙，是沒有效力的。我們另想了別的方法。我們把三輛汽車，橫阻着去路。他們却從旁邊繞了過去。後來他們的太車走到近前，被汽車阻住，他們才幫助我們把三輛車都給推到山坡上，這樣我們連「謝謝」也不用說。

過了這個大坡便都是坦途，這是四面環山的一個小高原，土地多半是荒廢的。這里有一個村子叫御道口，是熱河最西的村莊，——御道口到多倫一百里，村頭豎有一面木牌，寫着「多圍路接軌處」，就是熱河察哈爾的界線，這小小一面木牌，也許能阻住日本人不再往西侵佔？

二十八，察東一瞥

多倫也是內蒙古的一個商業中心，她的地位，猶之乎熱河的赤峯，和綏遠的包頭一樣。她並且是張家口到庫倫一路的樞紐，同時又是內蒙佛教寺的所在地，這一切的原因，造成了多倫的偉大。「多倫」是蒙古話的「七」，「諾爾」是蒙古話的「湖」，多倫諾爾就是七個湖。多倫的位置在陰山和興安嶺交接的斜角裏，緊靠着灤河的上源，水洩很多，現存的湖泊已經不夠七個的數目了。

三月十日下午六點到多倫，在進街的驛頭上，貼着二十幾張軍隊行進的方向標準。因為蘇東的義勇軍，全數都退在這一處。因此街上很蕭條又很紊亂。大多數的買賣都關着門，同時任何一條街上都擠滿了兵。我們由警察給找了一家停止營業的客店住下。這店在那一條街上，叫什麼字號，我們完全不知道。多倫街是個什麼樣子，也沒

有看見。我心裏總想着去看覺宗寺和善因寺，但是汽車夫已經很疲勞了，我自己又不能走，這個遊興只好等將來的機會了。所以我在多倫住了一夜，對於多倫是一點認識也沒有。

店裏的經理，替我買來了一包「三黃寶臘丸」。讓我每天吃一九，再塗一九到腫的地方。這丸藥很有效。我到了北平，皮上的紫黑色，就漸漸變成紅色。他又把多倫到張家口的路線告訴我：

「多倫南七十里到邊牆，又三十里到哈叭邱，又西南七十里到二道木頭，又西南三十里到小廟子，又西七十里到麻拉蓋廟，又西南一百里到吳齊騰包，又南三十里到二台又南六十里到張北，又六十里到萬全，又三十里到張家口」

他說這一路很平坦，小廟子附近土匪很多，勸我不要在那一帶投宿。二台以北，有水的地方，只麻拉蓋廟哈叭邱邊牆三處。除麻拉蓋廟外其餘兩處都有店。

十一日早六點動身，在邊牆碰着北平辦事處往前方送汽油的車子。我們告訴他，多倫以東路不好，讓他回到哈叭邱經森吉圖送到郭家屯去。我們也在哈叭邱宿下。這里只有四家車店在路的兩旁，並不成村莊。多倫到哈叭邱路長一百里，多半在沙灘裏，所以走得很慢。

哈叭邱西南直到張北縣，完全是一片草原，開墾的農田很少，一片都是三四尺深的野草，有千百成羣的野羊，藏在草原裏，汽車走過來，牠們就很快的跑到遠處去。蒙古人放牧的馬羣，牛羣，羊羣，遍野都有。最大的一個馬羣，有五六千匹。除此以外沿路只見到幾處「蒙古包」和「蒙古包」的遺址，房子是不容易見到的。在這廣大的原野裏，點綴着黃色的牛羣，黑色的馬羣，白色的羊羣，灰色的「蒙古包」，以及深藍色的湖水，周圍環着淡藍色的遠山，倒也特別美麗，美麗中又含着偉大。這里是完全一個遊牧國。

麻拉蓋廟，是一處喇嘛廟，是這一區蒙古人集會的地方。廟建在一個小湖的岸上，紅牆映着綠水，很是美觀。我們的車子從廟前面經過，有一些穿紫袍子黃背心的喇嘛，在指點着我們發笑。廟的附近有很多房屋，大約是廟會期間作買賣用的。

在麻拉蓋廟以西我們失了路，我們到右方一堆「蒙古包」去問路。那裏有四五十個「毡包」（毡包是貴族用的，其次是皮包），居中的幾個都有三四尺高的土院牆圍着。院牆有門（多數的院牆僅僅是一個半環，爲擋風用，沿路半環土牆很多，那是他們遷徙後留下的），院裏有兩個包的，也有有三個包的。門外有兩棵旗杆，上面掛着一幅藍布一幅白布，這大約是旗的記號。我們的車子停在旗杆前面，立刻有許多男女老幼圍住汽車。有些男人穿着灰軍衣，大約是他們的兵。有滿頭帶着珊瑚珠子身上穿着寬袖繡花長袍的老婦，也有剪髮穿時式旗袍的少女。又有穿黃袍子紫袍子的壯男，他們咕哩咕嚕亂說一陣。我們問路，他們不懂。他們只是來研究汽車的，與我們的目

的，並不發生關係。後來有兩個騎馬的青年過來，才把我們送到大路上。這兩個青年的裝束，除了鑲邊曲襟黃背心以外，衣帽都很時式，在這個蒙古村裏他們和那時裝少女，是屬於同時代的。他們把我們送到大路上，便打着馬追我們的汽車，追有三里路也不會停下。我們疑心他們要劫我們，直等到我們喊了「好」，用大拇指比一個第一的樣子給他看，他們才轉回去，他們是表演他們的好馬和騎術。

到張北以後，才有正式的農村。張北到萬全，地勢又逐漸高起來，這便是察哈爾蒙旗牧地的南界。從此到萬全，過萬全壩，到張家口，都完全是山路。夜九點到張家口。在橋東一家旅店裏，向駐軍借得一間屋子駐下。因為其餘兩輛車壞在張北縣，所以我們四五個人住一間屋子很寬廠。張家口所有的旅店，都滿住着軍隊，這一間屋子是不容易得到的。

十三日早六點，搭平綫路赴北平。下午四點到西直門。

二十九，熱河的蒙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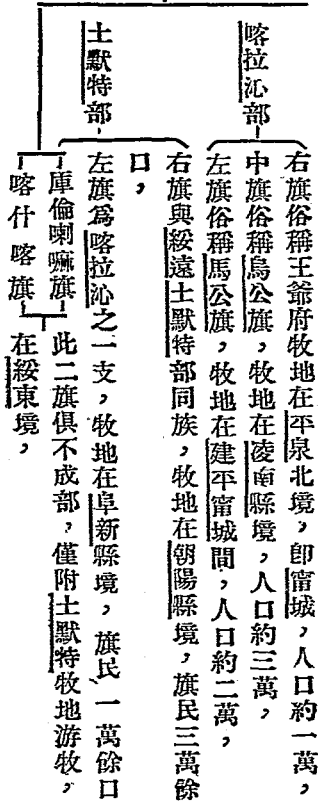
臨離開承德的前一天，到商會訪問熱河巨紳李效朋君。李君對於蒙旗的歷史知道得很詳細。我的意思，是想知道一些蒙古民族的風俗習慣，預備到蒙古人的範圍裏，和他們往還。李君在風俗習慣以外，告訴我很多蒙旗的事情：

一、熱河蒙族的疆域。在熱河全省境內，除承德灤平豐甯隆化圍場五縣和平泉縣南部是漢族耕種地域外，其餘都是蒙古人的牧地。這五十多萬方里的土地，雖然歷代多半在匈奴契丹東胡鮮卑那些蒙古民族手裏，而在戰國時代，是完全在燕人手下治理着。並且現駐在這里的蒙民，更不是原來的主人，他們都是清初投降，從征有功的蒙古人，清帝賞給他們的封地。

二、熱河蒙旗的區分。蒙古部落的組織，是拿旗作單位，拿盟作集團。所以向來

說到內蒙古的組織，就是東部四盟，西部兩盟。每盟的旗數和每旗的人數，沒有劃一的規定。在熱河境內的是東部四盟裏的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卓盟在南部，昭盟在北部。卓盟隸三部共七旗。昭盟隸八部共十三旗。

卓索圖盟



昭盟喀什喀部

喀什喀左翼，與卓盟喀什喀同源異系，其右翼在綏遠境，牧地在天山縣境，

克什克騰部

此部僅一旗，人口約六千，牧地在經棚縣境，

扎魯特部

左旗亦稱東扎魯特，人口約六千，牧地在開魯縣境，右旗亦稱西扎魯特，俗名西架樓，人口約五千，牧地亦在開魯，

阿魯科爾沁部

北部僅一旗，俗名阿侯沁，人口約一萬，牧地在魯北林東兩縣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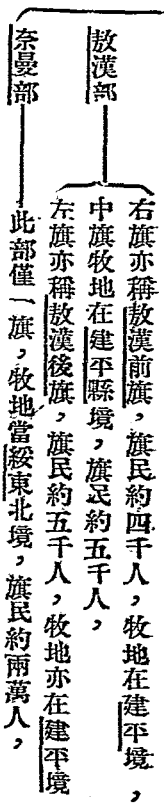
巴林部

右旗亦稱小巴林旗，人口六千餘，牧地在林東縣境，左旗亦稱大巴林旗，人口約七千，牧地在林西縣境，右旗或稱西翁牛特旗，亦稱前翁牛特旗，今王俗號扎

翁牛特部

腮王，旗民一萬餘口，牧地在赤峯南境，左旗或稱東翁牛特，亦稱後翁牛特，旗民約一萬三千人，牧地在赤峯北境烏丹城一帶，

昭烏達盟



三、兩盟之盟地及淵源，盟地即蒙王集會的地方，卓盟盟地在朝陽縣境。昭盟盟地在烏丹城。昭盟八部純係元代宗室，清初由甯州冠明時，此輩在外蒙一帶，各部自相殘殺得很利害。他們這幾個部，有的不能在外蒙立足，有的想借兵報仇，就都降順了清太祖。清室人關以後，論功行賞，封他們作扎薩克。他們各領部衆，在指定的牧地內，住在帳棚裏，當起不見天的王公來。但清帝始終不放心他們，（或者因為他們是成吉思汗的後裔，而且他們確實勇猛的民族。）所以把他們放到遠一點的北境，却另調卓索圖盟駐到近邊，好牽掣他們。卓盟裏除土默特右翼旗以外，都是喀拉沁部。（庫倫拉麻和喀什喀是

後附入的小部分不在此例）這喀拉沁部的祖宗，是元代的大臣。清太祖起兵，他們右旗的首領蘇布地就首先投降清太祖。率領部衆隨着打仗，積功很多，康熙時晉封蘇布地作郡王。那時他們的中旗左旗也都投降清朝。清室很信任他們，所以把他們放在近邊地帶，教他們監視昭盟。所有清家宗室的姑娘們，又多半嫁給他們這一部的王公。當公主或格格們出嫁的時候，必須在北京把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招募許多來隨嫁。這些隨嫁的人們，到了王府之後，駙馬爺便分給他們一點土地。所以這一部的土地，多半墾成農田。那些蒙古人也多半從事耕種。原來的遊牧生活倒成了附業。人民也多半成了漢滿蒙的混血兒，所以很有些傑出的人才。民國以來，作蒙族領袖或代表的，多半是這一盟的人。他們已經和漢族同化了。至於土默特右旗雖然是元家的後裔，但他和蘇布地一同來降，所以也把他編到卓索圖盟裏。

昭烏達卓索圖之外，加上察哈爾省北境的錫林郭勒盟，遼甯西北境的哲里木盟，就是東部內蒙古的四盟。綏遠北部的烏蘭察布盟，和南部的伊克昭盟，就是西部內蒙古的二盟。以外還有張家口獨石口外的察哈爾部，以及甘肅北部的阿拉善額魯特旗和額濟納土爾扈特旗。統起來看，比起內地的黃河流域或長江流域來，都小不多少，可惜那些自相殘殺的英雄們，眼光只看到幾百萬洋錢，或者一把交椅，二十年來，幾乎沒有人來問這曠野裏的事情，現在已經把最好的一部失掉了，難道還要把剩下一部份也送上去嗎？

後語

我在北平養傷的時候，很多報界的朋友，要我寫一點從軍的文字，刊在報紙上。那時自己也很高興，便在病榻上每天寫上三五篇，約摸寫了兩星期，就草草寫成，在我離北平的前一天，寄到大公報館去。

我回到軍隊裏去，軍隊是駐在赤城。雖然還有一部份部隊，駐在熱河豐寧縣的大關鎮，表示還在抵抗着。但事實已竟和一個月以前不同了。這祇是預備宣傳的根據的，並不是真要死守的。

我在病榻上一個多月，我的同事們，已竟宣傳了不少戰爭消息。因此，我這本小冊子裏所記的，免不了和他們所宣傳的不同，我爲顧全朋友面子計，打電報給大公報館，把原稿索回。幸而大公報還沒刊登，但原稿上已竟被編輯先生劃上了很多排板的

符號。這是我很對不起大公報的一件事。從此這本小冊子便和私生子一樣，被我藏到行篋裏，不讓她和世人見面。

二十二年八月，軍隊移駐綏遠西邊，我便離開了那些共患難共生死的朋友，獨自跑到青島，過了幾個月似乎所謂隱逸的生活。在這個時期，我才把這小冊子找出來，重新修改了一遍，打算修葺乾淨，和世人見面。

三月二日是熱河失陷的日子，在我的心裏想，似乎那時國人必有一番舉動，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後，把「三二」也作成國恥紀念日。所以便把這小冊子託朋友付印，預備在二十三年三月二日這一天，拿出來紀念這大好山河的喪失，也附帶着記念我這螻蟻微命的復生。豈知到了那一天，竟是毫無聲息。幸而經手印刷的人辦事遲慢，不然，這小冊子果真三月二日出了世，不是很無味嗎？從此便又攔了好些日子，最後經不起友好的催逼，終於在二十三年十月付印。好在事過境遷，省了多少的顧忌

，可以把當時的情形、實實在在地供給閱者。這倒事晚出幾天的好處。

以上是這本小冊子胎胚孕育的經過。因為誕生太晚，似乎應當把經過說明，免得人家疑惑是什麼鬼胎。

此冊在付印以前，就蒙胡適之先生，賜題封面；在排印中又蒙業師王曉籟先生，親為校對。這都是我十分感激的事，應當在此聲謝。

二二、三、十、二十一日、濟南、

勘誤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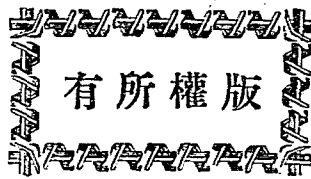
九七	九六	九三	七五	六四	四二	三七	三四	三一	頁
四	八	八	五	一	四	六	一	九	行
二八	八	二二	五	二四	七	三	一	一	字
管	方	隆化離	總指	，	坑	上聲	實太高	他們覺	誤
營	氣	離隆化	總指揮	不要	坑	去聲	高實在太	他們覺	正
	一五五	一四六	一三六	一三六	一三四	一〇五	一〇五	九七	頁
	六	五	一〇	四	一〇	八	四	六	行
	二一	二二	二七	二八	九	二〇	二三	一四	字
	冠	太	，	轉	。	向	進	管	誤
	寇	大	。	遷	？	個	進	營	正



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壹日 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熱河從軍紀實



全一冊

實價五角

著作者

張履賢

發行者

王曉薌

經售處

東方書社

濟南西門大街
電話一三五六

印刷者

慈濟印刷所

濟南商埠經三路緯二路
電話一千九百二十二號

11237

320.6